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綱鑑易知錄



第二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綱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東闕 災

戊辰。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罍浮。司災。

未央宮。見上卷。闕。見上卷。罍。浮。罍。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殿簷戶間也。罍。浮。罍。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

虛貌。

斗粟

出東

文帝誅薄昭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國民有歌淮南王見本者曰。一尺

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

列侯。長星出東方。闕。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歷歟。

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耳。安

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違其罪哉。誅之當矣。薄昭太后弟。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下自

引分也。斯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胡

胡一桂曰：法乃天下公共之名器也。法可有，天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天子不得自有。故殺人者

死。文帝之法，乃受之於高帝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穰椒房，盜竊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慰母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非遠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晉國釀，音娘。去聲。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壁，取其溫暖而香。辟除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神器，天下也。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王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

見本

為梁王。梁懷王薨，無子。

見本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匈奴寇狄道。

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

時匈奴數

朔

為邊患。太子家令鼂

潮

錯

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

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

異

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劍

石

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春秋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寧

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寧

遺錯言邊

智囊

募民徙塞下

河決

州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

以輕車材官力材多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

賜書寵答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雪航趙氏曰。最錯四上

理。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豈不為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刻深以教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

韓刑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羅其酷也。後之人臣。不可以錯為戒乎。○募民徙塞下。○鼂錯

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塞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耕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招集民。免罪拜爵。復福其家。

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獲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

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怨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東潰。會金隄。低。○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山東濟南府陽信縣海口。千餘里。

除關無用傳

入粟拜爵免罪

盡錯請貴粟

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

興卒塞之。

○國書河決始此。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傳。去聲。○傳。信也。兩行書給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

轉。去聲。○傳。信也。兩行書給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

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鼂錯言曰。聖王在

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唐世。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親耕桑
除祕祝

除肉刑
緹繫上書

有刑措之
風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

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秘密也。祝即有災祥之氣。輒

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

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除肉刑。齊太倉上供曰。令淳于。意有罪。當刑。時少女緹繫。上書曰。妾父為吏。雖

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

刑。有以易之。具為令。當黜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趾者。笞五百。上既躬修元默。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

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自新。是以刑大省。至於斷獄

四百。有刑措之風焉。六月除田之租稅。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終綱目而已矣。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

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除之。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

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

除田之租稅

深入寇盜。命將出師。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弋絺。履革屨。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書法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對狼居胥山而還。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者。大有逕庭。

矣。音圖。至祁連。見本卷下。封狼居胥。見本卷下。登燕然山。見卷二。逕庭。見本卷上。屬明。十一年書匈奴寇伏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滹沱獵狨。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特筆於此。蓋美之也。音圖。獵狨。音險。允。匈奴別號。二句。詩小雅六月篇辭。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潮。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蕭關。在平涼府。上親勒兵。欲自

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繅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

赦作徒魏尙。復爲雲中守。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上輦見本卷上。過郎署。問郎署

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直今

隸順德府鉅鹿縣。下。今吾每飯。返。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尙不如廉頗。見本卷上。李牧。見本卷上。之

爲將也。上拊髀彼股之外也。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

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退平。天轂。親爲推其車轂。曰。闔坤。上聲。門限也。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

拊髀思願

增諸祀壇
揚珪幣

黃龍見成
紀
始郊見五
帝

不從中覆。不必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山今

同府。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會一入。尚擊之。所

殺甚衆。上功。上斬首捕虜之功。幕府。見本卷下。一言不相應。英○斬捕之數不合。文吏以法繩之。且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

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增諸祀壇珪幣。詔廣增諸祀壇珪幣。祭神之玉帛。且曰。先王遠

施。不求其報。望祀。祭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望其方而祭之。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賢後親。先民後己。至

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攝行祀事者。祝釐。同禱。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現成紀。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初**張蒼。見本卷上。以漢得水德。魯人公

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

申明土德。草改。草擬。改易。歷。見本卷上。服。如王制。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周玄衣。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事。蒼由此自緇。

夏四月。帝如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縣。始郊見五帝。書。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郊祀五時。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秋**九月。

文帝策士得策錯

作渭陽五帝廟

刺六經作王制 立齊王子 六人為王 立淮南王 子三人為王

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湖錯為中大夫。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文宗策士而失劉賈則書親皆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

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綱作渭

陽五帝廟書法新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乃作渭陽

五帝廟一字五殿在西安府西北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書法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

親武帝祠靈則書親桓帝祠老子則書親皆非所親而親者也書法武帝見本卷下桓帝見卷二上郊祠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

博士諸生刺也采取六經中作王制所以述先王之制度故名議巡狩封禪見本事綱分齊地立悼

惠王子六人為王立悼惠王肥見本子將闔為齊王都山東萊州府臨淄縣志為濟北王都

東濟南府長清縣以綱為菑川王都青州府壽光縣雄渠為膠東王都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叩為膠西王都萊州府高密縣辟光為

濟南王都濟南府歷城縣分淮南地立厲王見本子三人為王安為淮南見本王勃

為衡山今河南廬州府六安州王賜為廬江今廬州府廬江縣王綱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樊陰廟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更數主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綱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

詔改元治汾陰廟候日再中

後元年 詔議佐百姓

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也。推測日再中。日昃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卻也。退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酺，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平言周鼎在泗水中。見本卷上。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福出鼎。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書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詔議可以佐百姓者。詔御史曰：閔也。近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平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

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半以靡也。散穀者多。六畜休去聲。○牛羊馬犬豕雞。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匈奴連歲入邊，殺略甚眾。上患之，乃遣去聲匈

奴書單于。猶漢言天子。亦使當戶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報謝，復和親。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

報謝復和親。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

申屠嘉
檄 名鄧通

文帝柔道
致治安

屠嘉爲丞相。張蒼免。帝以後氏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

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姓嘉故以材官見本。蹶張以足蹋弩張。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

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鄧通見本。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

中。爲檄吸。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先。

擊〇。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常斬。史令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也。弄。戲也。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宋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

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畏者。何也。以其能容臣

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天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殿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朝。太子。君之斌。藩王。帝之愛子也。

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

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入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

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得致治安歟。高。太子藩王。見本卷上。中郎將見本卷上。軍門都尉。見本卷下。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書法等者何。略之也。於是六將軍備

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子之也。

匈奴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殺略甚衆。烽火見本。通於甘

泉見本卷上

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遣將軍令免屯飛狐在大同府廣昌縣

蘇意屯句注山名在山西太原府代州

張

武屯北地今甘肅慶陽府

周亞夫勃次

次見本卷上

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

劉禮次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

徐

厲次棘門在西安府城東北

以備胡上自勞去聲

軍至霸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送

迎已而之細柳軍

細柳軍

入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

軍中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之詔

上至又

不得入

於是上乃使使下使去聲

持節詔將軍

吾欲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門士

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去聲動

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

羣臣皆驚

上曰嗟

乎此真將軍矣

曩者霸上棘門軍

若兒戲爾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

月餘匈奴遠塞

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夏大旱蝗

詔弛利省費

以振

民

制之師宜審此矣

但天子既入其營

亞夫當鞠躬稽首可也

何尚以介冑

自居長揖不拜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矣使所遇非帝禍能不及哉

弛廢也利謂山

澤魚鹽竹木之利

夏大旱蝗

詔弛利省費

以振

民

真將軍

詔短喪 孝景之罪 益大 露臺惜白金

綱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吏民三日皆釋服書因短喪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

子爾致堂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况

綱葬霸陵

見本卷上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

民嘗欲作露臺以臺上小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召匠計之直也百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上曰百金中

人之間貧富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黑綈厚縹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

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所以杖倚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甯

後世鮮能及之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糜天下之財旬

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文帝之所當也**綱**太子啓即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綱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帝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

三十而稅

減答法

張歐長者

彗星出東北
癸感逆行
守北辰
月出北辰
開

太宗廟。①丞相嘉申屠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甚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

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祭也。天子七廟。以次祫。惟太祖太宗不遷。郡國宜各

立太宗廟。制曰可。②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③國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賜民

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④減答法。⑤初。文帝除肉刑。見本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五百

上。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以

三百。三百曰二百。⑥以張歐為廷尉。⑦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

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太欺。

⑧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⑨夏。四月。太皇太后薄崩。⑩六月。丞相

嘉卒。⑪時內史鼂錯數朔請閒。見本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耕定。

丞相嘉疾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管。平

垣也。塋垣。廟外垣內餘地。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自首至朝。嘉請。請奏

上曰。錯所穿。乃外塋垣。故冗官。散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⑫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⑬彗星

歲星逆行
天庭中

寶嬰諫傳
梁王

長星出西
方

七國反
殺鼂錯

綱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見本。出東北。○書國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書秋。衡山。見本雨

卷上。○書薄。○電。雨冰也。殺梁傳註。○書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閒。歲星逆行天庭中。感

去。電。電者。陰符陽。臣使君之象。○書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閒。歲星逆行天庭中。感

見卷二。歲星。木星。歷二十八宿。宣備陰陽。十二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曰歲星。○書月食不

書。書出北辰側。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大異也。終綱曰書歲星。一而已。

○書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梁。見本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

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升道。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

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竇嬰引卮。見本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

籍。梁王以此益驕。○書春。正月。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書景帝即位纔三年耳。李尋兩

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舛政逆命。以干天地之相者乎。寬仁喜儉。

家法未改。而天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

之。疑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

目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書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

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書鼂錯為漢已久。持因鼂錯而發耳。然使請徐為之計。又

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去其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

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

禮錯請削
禮國

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初。孝文時。吳見本卷上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局戲。

爭道行禁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禁。提底。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

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見本卷上他郡國吏欲

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刑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

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見本卷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

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其反。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取難。去聲獨

竇嬰爭之。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交孫。都江南徐州。趙王遂。高帝孫幽王方子。都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罪。皆削一郡。膠西王。印

上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稅

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王將闐。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濟南王辟光。皆許諾。初。

楚元王名交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姓。齊伯。及王楚。以三人為

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去聲設甘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

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以鐵束頸。我於市。遂謝病去。戊坐

醴酒不設

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見本卷上使確春正身春之也於市。及削吳

會稽。今江南蘇州府豫章。見本卷上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皆反。遺去聲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

亞夫。見本卷上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見本卷上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酈寄擊趙。爰布擊齊。竇嬰屯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

侯譁。歎錯父聞之。從潁川。今開封府許州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

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

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

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

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去聲兵

食。問之。盎曰。願屏兩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

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同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

文帝臨崩 戒太子

鼂錯父不 忍見禍逮 身

袁盎計殺 鼂錯

郭公認竈

趙涉遮說
亞夫

亞夫破吳
楚軍

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塞上登。載行

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見本。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

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

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

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唱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得

聞諫。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栗。輕捷也。快。難與爭鋒。願以梁文帝封子武

開封府祥符縣。後徙唯陽。今河南歸德府。委之。絕其饜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輿。去聲。傳。驛

行。必置人於殺澠免。澠山。在河南河南府永寧。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

藍田今陝西西安。出武關在西安。抵洛陽今河南府。直入武庫蕭何造以。諸侯聞之。以為將

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以東無足憂也。使吏

搜殺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見本。吳攻梁急。亞夫使

輕騎出淮泗口在河南淮。絕吳楚兵後。塞其饜道。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即

走漢軍。亞夫堅壁壘。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郟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闔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

戊子。四年。春。復置關。用傳。見本卷上。出入。以七國反。備非常也。**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

為膠東王。

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陽陵。景帝壽陵。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邑。募民徙居之。**遣**公主嫁匈奴單

于。書法。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為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白帝創有此舉。繼是不可勝言也。

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秋**。九月。廢皇后薄氏。景帝即位以來。不書立皇后薄氏。蓋漏。書法。廢辭有二。書廢

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后。白景帝始。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今湖廣荊州府。王。**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

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楚。上聲。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

復置關用
公主嫁單
于
廢后自景
帝始
廢太子榮
為臨江王

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納之太子宫。生男徹。及

帝即位。長公主嫖嫖○景帝
妹名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

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平徹之美。

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同街。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促大行鴻臚屬官
即今行人。請

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汝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

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惠恨而死。春丞相青陶免。以周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賢都為

中尉。書法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都
都寧成其人焉。帝之刻深。有以召之矣。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見本
卷上賈

姬如廁。次○
潤池野蔬卒粹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人勇

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去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壬辰。中元年。夏。四月。地震。衡山原都雨雹。見本
卷上大者尺八寸。

梁王殺袁盎

癸巳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秋

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審固袁盎何秦常也然則易為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子之議臣則為薄之不以失刑病常也其不以為帝何武太后所愛至為薄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而固不得以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帝君則雖審食其書爵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綱目之權衡審矣審固審食其見本卷上。

親有功。見本卷上。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見本卷上。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

為漢嗣。粟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見本卷上。用梁

王為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夷而立弟公。以生禍亂。五世不

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公三年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

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聞止也。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

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勝詭匿王

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誑。誑成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

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勝詭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

王信曰。長君。稱王信也。弟俱見上。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

罪。王信曰。長君。弟俱見上。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

鄒陽說王

韓安國諫梁王

春秋大居正

田叔燒梁
獄辭空手
來見

禁酤酒
周亞夫諫
侯王信
周亞夫諫
侯降王

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
太后德長君入骨髓。承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竇太后金城之固也。長君乘閒。閑
乘空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
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
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
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
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請罪。太后
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輦。上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旱。禁酤。沽也。酒。○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
是月晦。日食。○丞相亞夫免。○初。上廢粟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
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王皇。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
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
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

詔獄疑獄

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以劉舍為丞相。

丙申五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九月。詔獄疑者。讞年上去之。詔曰。獄

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以文法致入於罪。曰文致。而於

人心不厭。標入聲。○厭也。者。輒讞也。

丁酉六年春二月。郊五時。時見本卷上。郊五時。即祀五帝也。見本卷上。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

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實明彭離定不識。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

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更減笞法。定箠令。書史減重子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

既減笞法。見本卷上。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

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去聲。其節當笞者。笞臂。畢

一罪。乃更耕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匈奴入鴈門。今山西太原府

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

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

鄧五時 三月雪

更減笞法 定箠令

李廣卒遇 匈奴

詔治獄者務先寬

地震二十日

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陣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卒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秋。七月。晦。日食。**○**以甯成爲中尉。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書法。見本卷上。**○**自郅都死。中二年。太后殺之。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改。帝雖天資刻深。而

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見上。有司。有司所不

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夏。大酺。見本卷上。五

日。民得酺酒。見上。於是禁六年矣。**○**地震。**○**震凡二十二日。**○**丞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

○八月。以衛綰聲。止爲丞相。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

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視上曰。綰長

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

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

直不疑償金

殷載無箬

地一日三動

戒二千石修職事詔

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綱下條今直隸河間府景州。侯周亞夫獄。

亞夫不食死。綱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怒○大塊肉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住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席。官名，掌武帷帳幔。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猶言此莫不滿於君處乎。亞夫免

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同快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

子為父買工官。即尚方御刀劍諸好器物。尚方少府屬官，掌工作甲楯。同盾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

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綱己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雷法言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速也，震無數而動有數也。綱曰：書地震自一書地動一而已矣。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綱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纂，赤組，組，赤

印緋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

市。行同商賈。漁奪百姓，侵牟萬民。侵民如牟賊也。率，食苗根蟲。其令二千石，見卷二各脩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綱秋大旱。

日月皆赤
日如紫
五星逆行
守太微
月貫天庭
中
禁米黃金
珠玉

董仲舒賢
良三策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凡五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

貫天庭中。太微天帝南宮也。龍星右角曰天庭。蓋因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庭。又有五星

月赤。日如紫。終綱。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帝崩。太子徹即位。年十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見本 卷上。 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

考之。殺彘錯。廢薄后。殺太子榮。獄周亞夫。皆其病根之發見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

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以致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孝景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

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懦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龍廢

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過受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細申居落。戮

權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而崩。諡法。威強睿德曰武。帝征伐

辛丑。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改元有年 號始此。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書因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

舉賢良而有所罷者。一而已。舉賢良而有所罷者。一而已。州。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無同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彊聲上而已矣。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同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干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房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尖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選其材而授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圜

陸語○獄名。秦曰圜。周曰圜。

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

申不害。韓非。

之說。申不害。見本卷上。韓非見本卷上。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楊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

狼性貪。故謂貪爲貪。

爲俗。誅

也。責

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患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

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

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

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

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

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

朔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率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

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

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

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洛而不亂。復福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順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教。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抹敝之政也。絲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上下曰齒者。去上其角。傳聲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見卷一。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統也。註。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

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

六經也。禮樂書詩易春秋。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

僻

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

今江南揚州府。見下文。

丞相

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

蘇秦。張儀。皆戰國遊說之士。

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

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

名。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

越

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

文種。蠡。范種。

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

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

為其先

去

聲。詐力而後

去

仁義也。繇此

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西山真氏曰。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彌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

伐國不問仁人
正誼明道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仲舒識得本原

董子有儒者氣象 三錄錄

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

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爲人之欲。則未爲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入之情也。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庶幾諸子也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文景之後。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遠。首舉賢良方正。視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絀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嘗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

春二月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寶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

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中公爲大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

好儒。推轂薦舉人才。如推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

爲王者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薦其師申公。見本卷上。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東帛加

壁。下設東帛。上加以壁。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中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中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

見本卷上。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歷服色。見本卷上。

壬寅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綰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以衛青爲
大中大夫
衛青冒姓
衛氏
有星如日
夜出

太后大怒。陰求縮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見本卷下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冠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升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縮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丙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綱**春二月朔。日食。**綱**三月。以許昌爲丞相。**綱**以衛青爲大中大夫。**綱**陳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寵寢浸衰。上嘗過戈姊平陽公主。爲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曹壽所尚。故稱。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青之父鄒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媼音襮。爲侯家平陽侯家。騎奴。召爲建章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監侍中。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綱**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綱**置茂陵邑。武帝陵邑。今西安府平原縣。**綱**癸卯三年冬。十月。河水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綱**大饑。人相食。**綱**秋。七月。有星孛。

帝始爲微行

于西北。閩越見本擊東歐。越別種。今浙江溫州府。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閒。

九月晦日食。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書如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年已若此矣。

以爲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閩越始皇。見本卷上。廢明武帝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繼承統。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侮。身爲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爲微行。則輕宗廟。神

器。葉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且見於此。况又囚之起死。圍之役乎。晉書警蹕。見本卷上。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

用之。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朱買臣。吾邱複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明屈焉。然相如特以辭

賦得幸。朔臯不根。猶言不經也。謂不通經術。持論好詼諧。詼。譏戲也。諧。和韻之言。上以俳俳。俳戲也。優也。畜之。朔

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私出也。常入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下射獵。馳騫禾稼之

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戶。今西安府安寧縣。杜今西安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

至柏谷。塢名。在河南河南府水滸縣。逆旅客舍也。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於。去聲。嫗。老婦之稱。異上

狀貌。飲去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邱壽王除治也。上林苑。在西安府渭南縣。初

爲。屬。祝也。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

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稭耕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

夜至柏谷
東方朔諫
治上林

司馬相如
諫獵

有風如血
半兩錢
置五經博
士

薑芋。水多蠹蛙魚貧者得以給足。今規以為苑。絕陂卑○澤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區壞怪

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障車騫。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低之輿。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

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櫛搯之變。銜。馬勒也。櫛。車鉤心也。銜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況乎涉豐草。騁邱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魚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

避危於無形。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畏。瓦墜中人。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甲辰。四年。夏。有風如血。○秋。九月。有星孛於東北。

乙巳。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瓊山邱氏曰。秦焚詩書五經。為世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

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為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丙午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使殿火。帝素服五日。五月

太皇太后氏寶崩。六月丞相昌許免。以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

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去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拜官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少府有考工室。工作

李長竟

天器械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見本是後乃稍退。秋八月有星孛于

東方。長竟天。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

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

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今江蘇淮安府海州太守。好清靜。擇水吏。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

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

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

汲黯驕制 賑民 汲黯臥治 東海

汲黯之慧

汲黯社稷臣

令郡國舉孝廉李程將兵不同

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略其辭耳。蓋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慧也。慧。愚直也。羣臣或數上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

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社

致堂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以惟深平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室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

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鬪士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仙以為高。雖汗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止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俯

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綱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目**從董仲舒之言也。**綱**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目**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

伍。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百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者古

軍有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鑊音焦。溫器。三足。有柄。莫府。見本卷上。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未嘗遇

武帝求士
得公孫弘

祠五時
祠竈求神

仙

立太一祠

聶壹請誘

擊匈奴

王恢以為

擊之便

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

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

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微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者。得公孫弘。書法

○夏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見本卷上。文帝

○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見本○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何不宜親

者也。竈。五祀之一耳。而親祠之。帝始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卷上○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善為巧發奇

中。時時發言。有所中也。言祠竈。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則致物。或藥物。或鬼物。而丹砂。朱砂。可化為黃金。蓬萊。見本

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見本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秦時。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劑。劑。同。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

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立太一祠。人等

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卷上○夏六月。遣間諜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

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書法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也。而輕聽妄動。以中國而

○馬邑。今山西大同府馬邑縣。豪帥。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利親。前年與匈奴相親。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以為擊之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

殺寶嬰

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猶漢言天子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在大同府朔州西得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尉史。郡守曰尉尉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乃引

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縣名。故城在山東青州府侯寶嬰。寶嬰非日食。未有書晦明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甚殺者也。獨為甚之。越日則

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穎陰。見本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朔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去聲穎川。今關封府許州得棄

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

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

藉藉○陵。吾弟令不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

棄市罪。論殺之。春三月丞相蚡卒。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以薛澤為丞

殺草

唯汲黯是嬰 族灌夫 四月隕霜 殺草

相。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閒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綱目不皆卒諸侯。河閒

河閒獻王

王德卒於國。卒何以書。賢之。其賢之也何。獻雅樂。對詔策求賢也。賢之斯卒之矣。是故入經目。將來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

河閒。今直隸河間府。獻王。景帝子。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本見

卷上。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

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

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

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謚曰獻。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

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禍。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屬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

綱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番。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令唐蒙上書曰。

南越。今廣東廣州府。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今湖南長沙府。豫章。今江西南昌府。往。水道多絕。

竊聞夜郎。故夜郎在西川遵義府。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牁。夜郎。臨牂牁江。江水至廣州府番禺縣入海。番禺音漸瀛。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昨

唐蒙通國夷

司馬相如
往西夷

大風拔木

東方朔諫
納董偃

關在四川雅州榮經縣東北入見夜郎侯多同名也厚賜之約為置吏多同聽約蒙還報上以

為犍為郡今四川敘州府時叩窮筵二國名也今四川邛州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

問司馬相如相如曰叩筵冉駹注○冉駹西夷二族近蜀今四川成都府易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

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今四川重慶府蜀見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

除邊關通關去塞關益斥開拓也西至沫沫水在雅州城西若水水在榮經縣西南南至牂牁牂牁郡即為徼

教○邊也東北曰塞西南曰徼為置一都尉圖秋七月大風拔木圖皇后陳氏廢圖后以祠祭朕入

聲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寶太主帝之姑館陶公主慚懼稽啓頽

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現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

戲馳逐觀雞雞調鞠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見本卷上

使謁者引內納偃中郎東方朔辟圖戟辟也朔是時陸載殿下而前曰董偃有斬罪

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

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

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域○賊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

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

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上使

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作見知法。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為故

縱。則以其罪罪之。吏傅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八月螟。明食苗。以公孫弘為博士。

書刑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

一。遂以為博士。則為不著。略之也。其略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足以知之。然則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

何以書。直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之術者。故曰別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各縣依次。令。與計偕。計。都國每歲遣詣京師。上計簿使

使者偕菑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

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上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

公孫弘對策

作見知法以公孫弘為博士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

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避合也。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與上合德。於

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風雨時。五穀登。六畜休去聲蕃。山不童山無草木曰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仁者愛

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

詔金馬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

賢良徵。弘仄目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

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諱於是上大

悅之。嘗與汲黯請閒。見本卷上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悅其言。皆聽弘。嘗與公

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乞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弘者。

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起商買車稅。舊法商車前未有算也。罔利皆始於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始斂作備。見矣。

○春。匈奴寇上谷。遣

轅固斥公孫弘

汲黯廷詰公孫弘

初算商車

衛青擊匈奴有功

定二千石 不舉孝廉 罪法

皇子據生

李廣漢之 飛將軍 主父偃上 書

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匈奴寇上谷。今直隸保定府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

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下聲置兩馬間。廣佯死。暫也。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功。鞭馬

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

青雖出於奴虜。見本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

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夏。大旱蝗。

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色。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

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郡守。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察廉。不勝升任也。當免。奏可。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

書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曰。書子生。五。皆

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劬以元凶則書生。魏恂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國

弗陵。見本卷下。宋劬。見卷三。魏恂。見卷三。魏詡。見卷三。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以主父甫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菑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主父姓穆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

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卷上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見本。辟闢地千里。百姓靡敵。不能相

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

周。固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

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

為民制度以防其淫。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天下大畔。滅

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行定西南夷。建城邑口本。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西胡皆

名大會處。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今直隸順天府玉田縣。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土崩若字土。不在瓦解若屋瓦。陳涉見本。起窮巷。奮棘戟同。矜同矜音芹。戟柄也。時秦

偏袒但。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見本。號皆萬乘。威

五鼎烹

詔諸侯王
得分國邑
封子弟

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虜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閒也。者。關東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蓄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去聲。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去聲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羊牛豕魚鹽。死卽五鼎烹耳。謂被鼎鑊之誅

編甲寅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綱**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目**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宗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見本卷上。然諸侯子弟或數十。而適嫡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徒都國豪傑於茂陵

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圖**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見本卷上。立朔方郡。今陝西甯夏衛。募民徙之。**圖**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見本

上卷 **圖**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

猾。滯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爲

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亦在徙中。衛青爲去。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

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畦厓。眦。恣。舉目相忤貌。殺人。言舉目相忤者。亦殺之。甚衆。上

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平。郭解。生日。解專以

奸干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

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

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

文。私務榮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諛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圖**燕王定國。齊

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圖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也。則曷爲書誅。偃劫其王令自殺。偃之橫。至此極

公孫弘斷
郭解罪
三遊德之
賊
誅主父偃

矣。不誅則何以爲法。綱目書齊相。正名也。

○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奪弟妻。殺肥如。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令郢人。郢人家

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

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齊都。見本卷上。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

今齊王屬疏。又與姊通。請治之。於是拜偃爲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

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弗誅。

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以孔臧

爲太常。○上欲以孔臧孔子十二世孫。爲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

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

三公。

○乙卯。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

今遼東都司。北築朔方。見本卷上。之郡。公孫弘數朔諫。以爲罷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

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去聲。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爲布被。食不重

公孫弘請
誅主父偃

公孫弘爲
布被
公孫弘亦
有長處
二事得大
臣體
以張湯爲
廷尉
汲黯實責
張湯

公孫弘東
閣延賢

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爲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元城劉氏曰。公孫弘。竊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

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且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守。坐酬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弘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圖臣卜式。見本卷下。酬金。見本卷下。

夫。夏六月。皇太后崩。秋。以張湯爲廷尉。書法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古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其人焉。二君之

仁暴。於此可見矣。圖國吳公。見本卷上。張釋之。見本卷上。杜周。見本卷下。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質。對也。曰。君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

使囹圄見本卷上。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耕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深。刻深。苛。繁苛。黯伉抗。直也。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罷西夷。

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薛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今直隸河間府饒山縣。侯。丞相

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常庭。而引接賓客。以別於

官。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

官。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

官。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

官。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

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汲黯不拜衛青

武帝不冠不見汲黯

置博士弟子

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今陝西鳳翔府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綱**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

為大將軍。**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今陝西甯夏衛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今直

隸永平府擊之。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皮王也。小王十

餘人。眾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

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

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朔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

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廁。謂牀邊側也。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帳。織為武。土之象也。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

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綱**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臨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

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綱**夏。六月。為去博士

置弟子五十人。書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弟子。始此。**綱**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

賜衡山王
賜書不朝

衛青擊匈
奴
衛青復擊

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福其身。復除其賦役第其高下。以補郎中主宮殿門戶文學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

爲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故云。

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

不朝。書法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書不朝。誅意也。然則矣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德。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母朝。見本卷上。吳王。見本卷上。

○初。淮南王安見本卷上。好讀書。屬

文。招致賓客。多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見卷一。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

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京。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蹤跡連

安。詔削二縣。安恥之。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見同。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

不相善也。賜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爲昆弟語。除

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戊午。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大將軍青出定襄。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公

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率

匈奴
衛青不誅
蘇建

詔民得買
爵贖罪
武功爵

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士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同柿音費。附樹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也。木札也。腑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

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見見於。詔贖為庶人。青姊子

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

趨利。斬捕首虜過當。所將人數少。斬首捕虜為數多。過於所當。於是封為冠軍。軍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城內。侯。校尉

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單于益北。愈同絕幕。同

以誘罷漢兵。極而取之。微。要也。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國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

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

經言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陸漕水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

獲一角獸
始以天瑞
紀元

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耗也。廢矣。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春官諸儒論之詳矣。

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爲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是紛紛可不時舉。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即**位書元。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胡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候日再中。見本卷上。○**行**

幸雍。祠五畤。見本卷上。獲一角獸。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

一角獸。蓋疑麟。見卷一。云。於是以薦五畤。時加一牛以燎。燒柴焚燎。以祭天。有司又言。元宜

以天瑞命也。名一元曰建。自古無年號。始建於此。見本卷上。二元以長星。日光。見本卷上。今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云。○**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王**。皆賜免朝者也。前書賜毋朝。賜不朝。此書謀反。然則皆有所歸矣。○**王**。毋朝。不朝。見本卷上。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

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等。如發蒙振落去

物上之家。振落樹上之葉。言易也。耳。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剄。諸所與

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所

張騫具言西域諸國

風俗

大宛

烏孫

于闐

匈奴

號

康居

大月氏

大夏

身毒

霍去病擊

匈奴

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見本。賜治之。賜自劉死。綱夏四月。立子據為皇

太子。○五月。晦。日食。綱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綱國。復事西南夷。綱始

謹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綱初。張騫自月氏支○西域國。在蔥嶺西。安息東。後分大小兩種。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

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仗。入聲。○著土地而有常居。畊田多善馬。有

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

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

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長城。見卷一。南接羌。隔同漢道。隔絕漢之道路。焉。烏孫。康居。

奄蔡。一名闐蘇。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

臣在大夏時。見印窮竹杖。出四川雅州榮經縣。印嶺山。上其竹節高中實。可作杖。蜀布。王蘆布也。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捐

毒。音篤。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者文作毒。又轉為竹。音也。其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

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

視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卷一。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

因蜀犍爲。見本卷上。發閒。諫難散敵國之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

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雲南府。乃復事西南夷。

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公孫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以霍

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煙。支。至祁連山而還。書法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譏深入也。霍

去病爲票騎將軍。票。勁疾貌。將萬騎。出隴西。見本卷上。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陝西行都司

山丹衛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一名天山。匈奴

謂天爲祁連。故名。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矣。秋。匈奴渾邪。耶。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匈奴單于怒

渾邪休屠。朽。除。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爲王者之號。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

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

無錢。從民貫。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見本卷上。汲黯曰。長

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疲。敝中國。以

汲黯諫斬長安令

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休屠王太

子曰。密。碑低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

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

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

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四郡地。

朔方。今陝西。甯夏衛。作昆明池。在陝西西安府城西。今雲南雲南府昆明縣。即滇國也。以昆明有滇顧池。在雲南府城南。

一名昆池。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南。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得神馬於渥

渥。注。蛙。水中。是歲得神馬於渥。注。水中。渥。注。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李斐曰。南陽新野人。暴利長屯田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

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上方立樂府。及得神馬。次也。以為

歌。其辭曰。太一頁分天馬下。露赤汗分沫流。騁容與兮馳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蹕音異。踰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

汲黯諫誅賢才

作昆明池得神馬於渥注水中

白鹿皮幣
白金三品
三銖錢
算鐵官
弘羊心計
利析秋毫
算舟車
以下式爲
郎中
卜式輸財
助邊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國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

書鹽鐵買爵。至是又嘗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發。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爲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乏難矣。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造錢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二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於是

以齊大糞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倬。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

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

公孫弘
卜式

長星出西
北

衛霍擊匈奴

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為文符送之官。率緡錢貫也。錢二千而一算。薄也。及有船車者皆

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法大抵出張湯。百

姓咸指怨之。綱以下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目初。河南人卜式。數朝輸財縣官

不敢指斥天子。故稱懸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

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

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為賢

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

長。潛室陳氏曰。啓豐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綱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綱遣衛青

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

病皆為大司馬。綱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霍凡八出。綱曰。每謹書之。志窮疆也。今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謂甚矣。

目上與諸將議曰。趙信見本卷上。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見本卷上。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票騎將

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青出

定襄。見本卷上。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異其雞為右將軍。曹襄為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日以精兵走去之。而令前將

軍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

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雞○命不偶也。毋令當單于。

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會

日且入。大風起。砂礫力○小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

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

青使長史急青廣之幕。其府。見卷一。對簿。以文簿次第一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

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

共之。士以此愛樂為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見上。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

千餘里。封積土增山以祭。狼居胥山。在匈奴中。禪。去聲。除地為壇以祭。於姑衍。匈奴中。登臨登海邊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沙漢北。在

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

任安不背
衛青

愚忠詐忠
狄山乘障

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背。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大官。少府屬官。主膳食。齎濟平聲。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穿城為營域。作鞠室也。蹋鞠。見本卷上。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昌上聲。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遂使敞于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害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謂

孔虎

鷹擊

冬月益展一月

之候城。此即障也。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

去。自是羣臣震懼。聲入無敢忤湯者。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

言。故狄山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備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

言。又況作色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夷以義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

去。虎產乳之虎。搏噬過常。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今河南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

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見本太守。初

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日皆報。論決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

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如鷹鷂之搏擊。為治。是歲

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見本王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都尉。擇郡中豪敢

往。豪猾而果敢。往無所顧也。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

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平冬月益展也。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

上以為能。擢為中尉。圖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書伏誅。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抑左道。於方

少翁伏誅
文成將軍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汲黯為
淮陽太守

得君臥治
推陽

遣使治郡
緡錢

士必以伏誅書之。世主亦可以鑒矣。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 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

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

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返 牛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李有罪。自殺。坐盜孝景園壝。見本 地也。罷三

銖錢。鑄五銖錢。以汲黯為淮陽太守。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

黯為淮陽太守。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 病力也。力甚 不能任

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

矣。言不久即召君也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見本

李息曰。黯棄逐廷郡。不得與預 朝廷議矣。後上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

歲而卒。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上既下

緡錢令。見本 而尊卜式。見本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見本 於是楊可時主告緡令 縱告

緡見本錢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翻者。反平反也。見

本卷下。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即也。就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

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媮偷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

部也。統率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閣○廢格詔書沮事。沮敗成事棄縱市。綱秋九月大

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霍去病卒。具官爵姓。擊有功也。綱殺大農令顏異。顏異之死。特

張湯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志其官。綱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見本問異。

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見本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去上

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緡錢有不便者。異不應。

微反。翻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避也。則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妖言令。雖然。是

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

腹不可形顯而罪之乎。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

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使賢人君子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莊青翟下獄自殺。初。

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

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

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

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變告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

錢。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

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本卷上。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

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

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

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

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

張湯佯驚
張湯爲史
摩足

張湯又佯
驚
固宜有

起柏梁臺
作承露盤

車有棺無棹。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春。起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闕內。以香柏爲梁。故名。

三月大雪

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以趙周爲丞相。**○**三月大雨。去聲。雪。夏大水。人餓死。**○**置均輸。禁郡國鑄錢。**○**孔僅爲大農

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諸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以

置均輸
三官錢

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禁。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鑄官。辨銅

令。是爲上林三官。非三官錢。不得行。**○**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西域。於是八年矣。其讖遠略也。

○張騫見本卷上。建言。以厚幣招烏孫。見本卷上。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渾邪。匈奴之屬。則是在大月氏西。

斷。短。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見本卷上。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

爲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俱見本卷上。大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身毒。于闐。同窰。俱見本卷上。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

泉郡。以城下有酒泉。味如酒也。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多善馬。汗從前膊膊出。如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騶。音博。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天馬

徒函谷關株送徒

丁卯三年冬

徒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

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

夏

令株送徒入財補郎諫大夫姓所名忠言世家子弟

自算商車造皮幣告繒錢監均輸紛紛與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以罔之術書之於册亦可愧矣

所忠

富人亂齊民齊等之民也言世家子弟及富人鬪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諸

博戲等事決為徒役者名為株送株根本也送引也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技業自窮故曰株送徒

入財者得補郎贖罪買爵兩得之

郎選衰矣關

東饑人相食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本

雕誰上誰岸上高堆以形高起如人臂故名

親祠之

始巡郡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

而還書法始何訂始也

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封姬嘉以奉周祀號子南君

春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書法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識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見本

羨門見本

之屬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自求

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

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搯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夏六月汾陰得大鼎見卷迎至甘泉見卷薦之

封姬嘉為子南君方士尚公

汾陰得大

以倪寬爲左內史

郊廟羣臣皆賀。以兒倪寬爲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

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左內史以負租課殿。上功曰最。下功曰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擔負。輸租纒姜。上屬不絕。纒。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以方

士公孫卿爲郎。上幸雍。見本且郊。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

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銅。鑄鼎於荆山在河南府鄆鄉縣。音焚。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頰。冉。平聲。胡。頰下。鬚皮也。頰。頰髮也。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

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上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遣使喻南越

入朝。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本遂獵新秦中。見本以勒邊兵。立泰乙及

五帝。見本祠壇於甘泉。見本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是爲泰時。自是三歲天

子一郊見。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秋。遣將

綱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六七

卜式請父子往死南越 嘗爵奪爵

酎金

平南置九郡 帝如候氏 觀大人跡

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賜

卜式爵關內侯。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

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九月。嘗爵。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

下獄自殺。書曰：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卜式之。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爵。帝日益援擡矣。綱目歷書之。所以戒遠略也。時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爵。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日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

宗廟。武帝因九月嘗爵。會諸侯。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

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以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

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

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樂大伏誅。樂。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五利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大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

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南越平。遂以其地為

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蒼梧。今廣西。梧州府。鬱林。今廣西。潯州府。合浦。今廣東。廣州府。交趾。九真。日南。今安南國。置為三郡。誅崖。今廣東。瓊州府。儋

耳今瓊州郡帝如緱鉤氏觀大人跡書方士文城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緱大爲五利將軍尙公主。書樂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城上上親往觀。問

卿得毋效文成見本五利乎見上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平西南夷置五郡。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見本侯

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見本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見本都爲

越巂郡。都爲沉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

威酒泉俱見本地置張掖敦煌郡。以下式爲御史大夫。置張掖敦煌郡。分武

不便縣官見本作鹽鐵見本苦惡鐵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見本商

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帝自制封禪儀。初司馬相

卜式正言以遊名

平西南夷置五郡

屬辭此事。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

耳今瓊州郡帝如緱鉤氏觀大人跡書方士文城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緱大爲五利將軍尙公主。書樂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城上上親往觀。問

卿得毋效文成見本五利乎見上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平西南夷置五郡。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見本侯

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見本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見本都爲越巂郡。都爲沉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威酒泉俱見本地置張掖敦煌郡。以下式爲御史大夫。置張掖敦煌郡。分武不便縣官見本作鹽鐵見本苦惡鐵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見本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帝自制封禪儀。初司馬相卜式正言以遊名

帝自制封禪儀

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本上乃令諸儒草封禪。見本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見本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瑞，信也。以玉為信曰瑞。謂圭璧也。考瑞，即虞書所謂輯五瑞。言徵集五等諸侯之瑞，使之來朝也。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

能列。唯天子建中利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上又以古者先

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行自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出長城。見本

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令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而釋兵。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

史大夫。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閒。上以閩地福建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春正月，

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

而還。五月，至甘泉。見本卷上。書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諸煬三君，亦莫詳於三君，若人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正月，上

見本卷上。而還。五月，至甘泉。於三君，若人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

正月，上

武帝勒兵巡邊

封禪

幸縱氏。見本卷上。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南府登封縣。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

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本卷上。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

下有玉牒書。鑲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爲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書祕。明日。禪泰山下隄。山之基。足曰隄。東

北肅自山。小山。在泰山下。即古下隄東北。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

諸侯之所。羣臣上壽。上酒曰稱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

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

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待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

行萬八千里云。賜桑弘羊爵左庶長。管專主之也。天下

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互相灌輸。注輸送。置平準。官名。

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輸送。積音忭。貴即賣之。賤即賣之。欲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也。健取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戈。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

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私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

賜桑弘羊
爵左庶長
置平準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卜式請烹桑弘羊同時再李

而天下用饒於是賜私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而天下用饒。於是賜私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上當食租衣聲。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輪。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竊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

星孛于東方。又孛于三台。雷法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孛。再望氣王朔

言候。推測也。獨見填星。土星也。即德星。出如瓜。食項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封禪。天其報

德星云。

壬甲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本卷上。還祠太乙。見本卷上。以拜德星。春如東萊。山今

東萊州府。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

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還過祠泰山。東泰山也。其山卑小。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

音渠。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房。初河決瓠。胡。在直隸大名府開州。二十餘歲不塞。是

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上泰山還。自臨決河。沉。去聲。白馬玉壁。令羣臣負薪卒填

決河。築宮其上。瓠子口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至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立越祠。越人勇

桑宜防宮

填星如瓜

桑宜防宮

作畫廉柱
觀通天莖

臺

仙人好樓
居
甘泉產芝

作明堂於
汶上
以杜周爲
廷尉

趙破奴擊
樓蘭

之也。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見本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

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特雞用卜。作蜚飛廉桂觀。貫○蜚廉神禽也。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武帝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

安城。通天莖恒臺。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宮內。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

衍也。關關武帝爲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於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爲求神仙者之戒爾。夫豈好爲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

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而候

神人。○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恒○莖。○赦。○明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紀元。馬以

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高○獸紀元。見本卷上。馬作歌。見本卷上。○旱。○書法書誡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爲瑞則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

帝見本○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乾封乎。○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土乾燥乎。○秋。作明堂。見本卷上。於汶。上。○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汶。於汶上

書作明堂始此。○以杜周爲廷尉。書法。見本卷上。○周外寬。內深次骨。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上。張湯

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見卷一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雹大如馬頭。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

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樓蘭西域國名。去陽關千六百里。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王姑師攻劫漢使。爲匈奴

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亦四城也。因舉兵威以

困烏孫大宛。俱見本卷上。之屬封破奴浞野地名。侯。於是酒泉見本卷上。列亭望敬之所也。障。見本卷上。

至玉門矣。關名。亦在沙州衛。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漢縣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西華縣。侯衛青卒。青凡七出

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

青曰。招賢同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預。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初置刺史。冀幽并兵。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詔舉

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第○乘之即奔。立則蹏人。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謂被世論也。而

立功名。夫泛同要。音捧。覆也。駕之馬。言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跡託○跡落。無檢局。弛弛廢不遵禮。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見本卷上。災。春。作建章宮。以柏梁臺災故。在西安府城西北。夏。五

月。造太初歷。同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王觀延五。不三。而復。周武氏建

舉茂材異等語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這太初歷

以正月為歲首

兒寬請用夏正

遣李廣利伐宛

貳師將軍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

王溫舒罪至五族

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國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其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乃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經。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

胡

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宜改正朔

見本卷上

兒寬

議以為宜用夏正

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

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

土數

定官名協音律

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書伐何宛得使者斯可以言伐矣

漢使人西域言宛

見本卷上

有善馬在貳師城

在大宛國

上使壯

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名令其東邊

郁成大宛

王遮殺之於是上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

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

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遠莫遠於至敦煌

盛莫盛於飛蔽天大又不足言矣

舒少文居廷

朝

昏昏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吏皆為用舞文

巧鑿請

行論

論罪

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

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公孫賀不受相印

河帶山礪

起明光宮

春秋大九世復讎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

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去賀不得已拜曰我從是殆矣。

綱已卯三年冬。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

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

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閒流民既歸戶口

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

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見現侯纔四人網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大發兵

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謂法未有其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讓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

下書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綱庚辰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實黃云未詳處所侯。起明光宮。謂壘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字也故

以壘觀之辭書之冬匈奴响鉤犁湖名單于死弟且鞮低侯單于立使使來獻。上欲

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見本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見本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執法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

春秋爲賢者諱。何暨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惡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尊者之稱。行杭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使使來獻。

蘇武使匈奴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雷因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建之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衛律青從弟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侯問武。而

收繫武副張勝。勝請降。律謂武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

衛律說蘇武

擁衆數萬。馬畜休去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去草野。

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

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愈欲降之。

留雪牧羝

兩白羝

乃幽武置大窖窖地中。絕不飲去食。寺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低○羝。曰。羝乳去聲○產乃得

歸。別其宮屬。各置他所。**雨**擊。白鼈。離○鼈。毛之強曲者。圍函書雨。白鼈。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圍函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

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司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

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詔

拜充國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

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石。願得

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

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出居延。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

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一日五十萬。矢俱盡。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

衛。在匈奴國中。

見本卷上。

見本卷上。

載衣物車。

石命也。

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

司馬遷論
李陵

繡衣直指
使者

作沉命法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同孽。其短媒。酒醉也。孽。物也。喻釀成其禍也。。誠可痛也。且

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躪蹂。踐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

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拳。弓也。。冒白刃。北首去聲。爭死

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僕於天下。彼

之不死。宜欲得當如字。以報漢也。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

遊說。稅。下遷腐刑。宮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宮。宮。宮。腐。臭。故曰腐刑。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國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上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去聲繡衣。義

文。持節見本。虎符。兵符也。見本卷上。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

郡多至萬餘人。散亡復聚。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沉。沒也。敢載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盜起不發

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

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直指。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繡尊龍。杖斧。得

雋不疑戒
暴勝之

斷。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聞郡人雋。前上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大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初榷酒酤

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故。榷。木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上猶取利。下無田得。有如道路設木為榷。因名為。書。書榷酒始此。作。餉於帝矣。

故書初
譏之。

令死罪入贖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書。書。其譏之也。贖至死罪。則當者殺人。皆不死矣。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見本卷上。

丁亥。三年。夏。正月。皇子弗陵生。書。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綱目。書子生五。見本卷上。

居鉤弋宮。猶健仔。手可反。屬也。如鉤。故以名宮。任身。懷孕也。十四月而生。上

日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

皇子弗陵
生
鉤弋宮
堯母門
以江充為

博 為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王。

令死罪入贖。書。書。其譏之也。贖至死罪。則當者殺人。皆不死矣。

健仔。于。歸官。健言接幸。於上。仔。美稱也。

居鉤弋宮。猶健仔。手可反。屬也。如鉤。故以名宮。

任身。懷孕也。十四月而生。上

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以江充爲水衡都尉。○主部水及上林苑。○入太子之禍。始此。故謹志之。

初。充爲趙王。○名彭祖。景帝第八子。○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

上召充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即家令也。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視也。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

車馬。○時貴戚近臣。被舉。勅者。皆沒入車馬。誠不欲令聲。○上聞之。以教敕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

白上。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立武始侯。昔爲趙王。○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皇

之篇。書大索十日矣。於是復見。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秦皇漢武一轍也。○圍園秦皇。見卷一。○上居建章宮。○見本。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

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侯。○司啓開出入。○發三輔。○見本。卷下。騎士搜上林。○見本。卷上。索長安師。中

十一日。乃解巫蠱。○古。始起。○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公孫。有罪。下獄死。夷其族。○書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

書敬聲而書賀。其爲人父之戒深矣。○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許以

萬。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見本。卷上。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

巫蠱始起

大搜長安十日

大風發展
折木

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長公

私通。祝詛阻去。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家族。以劉屈氂離為左丞相。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雷國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閏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諸邑。今山東青

州府諸城縣。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見本衛伉皆坐巫蠱。見本死。帝如甘泉。秋七月。皇

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雷國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雷國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也者。何耶。充衝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之過爾。太子

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諱上自明。遂白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況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

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深歎哉。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宣帝時。追諡曰戾。甚愛之。及長。仁恕溫

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衛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耕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

安。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

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上用法

嚴。太子寬厚。多所平。病反。翻。謂平其不平。而反罪人辭。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衛

蘇文告融
譏太子

江充治巫
蠱

太子捕斬
江充

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據。倚仗也。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

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禁門曰黃闔。以中人之主之。故號焉。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

宮人。太子知之。銜也。恨也。文與小黃門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

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

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乃誅融。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變幻。無所不

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見本卷上。上心

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

老。恐晏駕。一見卷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崇歲○神禍也。在巫蠱。見本卷上。於是上以充爲

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

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

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

姦詐。且上疾在甘泉。見本卷上。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

太子不念秦扶蘇事。一見卷上。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

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也。汝國王父子。見本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見本詔發三輔。見本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上林水司空。主囚徒官也。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宮名。在西安府治西。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腰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

以反法族。上恕甚。羣臣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今山西路安府壺關縣三老見本卷上茂上書曰。皇太

子。為漢適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

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窺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

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讒殺趙太子。

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

言。辯士不敢說。稅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悟。然尙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

湖。今河南河南府園鄉縣。關音焚。匿泉鳩里。主人家貧。賣履以給太子。八月。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

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

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致堂胡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後希得見。一也。龍姬生子。而後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

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

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巫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

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自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尙何言哉。武

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遂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武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

田千秋訟太子冤

思子宮歸來望思臺

響聲如雷隕石黑如

綱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臚。盧。二音。族滅江充家。書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國**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

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聲也。臚。傳也。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

光橋。在西安府西北橫門外，即中渭橋也。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本卷上。

天下聞而悲之。**國**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說？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冤，是千秋遂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嘗見此意耶。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本卷上。**國**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

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國**雍縣今味西風翔府鳳翔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鬣

衣。鬣。小鬣子。**國**三月，帝耕子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書述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遺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

悉罷諸方
士候神人
者

田千秋封
富民侯
趙過為搜
粟都尉

武帝下詔
陳既往之

始壽罷方士。其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還。上耕于鉅定。澤名。在泰山東。還幸泰山。見卷一。脩封禪。

見同上。紀明堂。見本卷上。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

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人之屬。者是

後上每對臣。自歎。羈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

差。雌可少病而已。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尤莫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

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書田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書者。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于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戮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書不遠之復。言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也。易復卦初爻。不遠復。死祇悔。

勞。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闕。積曰闕。特以一言寤意。說太子寃也。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

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去聲。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國西北千里。東有灑

田。灑田之田。五千頃。百畝為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

田築亭。望敵之所。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常賦之外。每口增三十錢。

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去輪臺。輪臺西於車師

千餘里。前擊車師。見本卷上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匈

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以羊喻漢。乃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先年敗降匈奴。

軍士死略離散。死亡。被略。及自離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者。依

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賦也。力

本農。脩馬復。福。復。除也。馬復者。因令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

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

一晦。同畝。田中講。廣尺深尺曰畝。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以土附。蒸苗根。根深能耐

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意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

意。於是奢慾窮。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雜作。骨肉誅夷。喋血京

師。禍變已極。然後紆紵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具民休息。禁

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爲。殆若二人。何夢。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矣。使其

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册。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音救。

卷四〇覺。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
殺鉤弋夫人趙氏。凡其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爲以殺無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

代田

殺鉤弋夫人

人之防患。蓋自有道矣。白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爲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圖國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將其子嗣。亦殺其母劉貴人曰。吾遠違漢武。爲長久計耳。自是以爲家法。 **回**燕今直隸順天府。王且

武帝子。元符六年立爲燕王。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

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見本年七歲。形體

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同嫌。久之。欲以大臣輔之。

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本年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見卷以賜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

簪珥。見本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即水卷也。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

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

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也。輩也。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

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國**

政堂胡氏曰。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條。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任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國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

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國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

武帝託孤

畫周公
賜霍光

立子去母

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譴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二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整屋縣，以宮有五柞樹，故名。○整屋，音周質，病篤。

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見本卷上。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

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狀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

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

皆官名。竊識，至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數十者年，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弄戲也。其後壯大，自

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

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名馬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

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

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

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願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

遺孽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

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封金日磾辭

陵即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長公主共供去養省中。即禁光日磾。桀共領尙書事。光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也主符

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

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三月葬茂陵。見本秋七月有星

孛於東方。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魯法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歲而崩。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凡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魯法綱目書大雨且久。莫甚於此時者矣。燕王旦

見本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魯法書赦弗治何。諫失刑也。以雋不疑。見本爲京兆尹。不疑爲

京兆尹。今陝西西安府。見本卷下吏民敬其威信。每行上聲。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

反。見本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去聲不食。故不疑

爲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稭如侯金日磾卒。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

馬何羅功。後元元上。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磾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遺詔封爲稭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有稭亭。侯。日磾以帝少不

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

問民疾苦

振貸貧民

除民田租

嗣鳳皇于東海

上官氏五歲立為后

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

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闕。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間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

其中矣。

丁酉。三年。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書祠鳳皇。病在光也。有學者不至。是甚矣。自光一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皆譏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闕。於是帝年十二。而后方五歲。立后之幼。未有甚於此者。桀私也。亦太早計矣哉。

霍光女為上官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納之宮中。光以為尙幼。

不聽。蓋葛長公主。帝姊。蓋侯妻。故稱。私近去子客人之。丁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本之重。漢家故事。常以

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見本

遂立為后。秋。令民勿出馬。○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見本卷上。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本雜識視。至者並莫

簡不疑引
經斷獄

公卿常用
有經術明
大誼者

春秋是輒
非經旨

杜延年請
行儉約

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會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曰。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見本卷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人。姓成。名方遂。

居湖。見本卷上。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

坐誣罔不道。要腰斬。致堂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瞶叛父殺母。當黜

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合。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常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書。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崔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權酷官。皆美之也。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

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見本卷上。酒榷。見本卷上。均輸。見本卷上。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

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聲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

網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九三

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圖**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圖於是匈奴遺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嘉武節也。**回**初。

蘇武還自匈奴

蘇武既徙北海上。見本卷上杖也。漢節一。見卷上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見本卷上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武

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

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武字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本卷上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

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

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

室。雖古竹帛。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用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平漢貫世怨也。陵

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見卷一此陵宿昔之所不忘

也。收族陵家。見本卷上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同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

行。因與武決。同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

為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秩中二千石。見本卷下。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百畝為頃。宅一區。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致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尋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綱。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樹秋。七月。罷權酷官。見本卷上。罷權酷。見本卷上。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

萬去聲。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闕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闕於是主及旦自殺耳。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闕元年書燕王旦謀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即蓋長公主。見本卷上。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慚。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也。肆異。郎羽林。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道上稱蹕。見本卷一。擅調益幕府。見本卷一。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日奏之。桀欲從中

上官桀等詐為燕王上書

昭帝年十四辨上宜桀之詐

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室有周公負成王之圖畫。見本卷上。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實。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也。往也。往廣明東門都郎。都肆郎也。屬耳。是近日事。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

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視也。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

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燕王且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安

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也。背也。大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

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上聲。敞

素謹。畏事。乃移病。移文稱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

並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懽德矣。冬。以韓

魏相請擢
韓延壽

二子能蓋
前人之愆

石立柳生

蟲食柳葉
睦弘上書

遣使誘殺
樓蘭王

延壽為諫大夫。回文學。見本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

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

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謂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

前人之愆矣。綱目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鈍篤。乃

白用。告自於天子而任用之。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

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謂宣帝之祥也。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有大

石自起立。上林苑名。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病已。

符節令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常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

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為丞相。夏。五

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遣使誘殺樓蘭王安歸。殺之。

書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遺者也。前誘誅。見本卷上。樓蘭見本王安

歸數朔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見本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

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又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

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

首馳傳轉去聲詣闕縣懸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者名尉為王更名其國

為鄯善然去聲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汝南侯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

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詞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尉師鞠旅討小邦篤斷鞠告也

乙巳五年夏大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

異也果踰月而**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書法實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權酷官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胥羣臣欲立之

更名樓蘭為鄯善

流星大如月 霍光立昌邑王

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承皇太后詔何不以專立君累光也

王吉諫昌
邑王

龔遂諫昌
邑王

王吉戒王

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郎官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

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長子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長安京師邸。見卷一賀昌邑哀王驪之子。

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屈伸以利形。專意。

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

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

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

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膝同行。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

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鐸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

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去聲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馳赴。王吉。

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

魏遂成王

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使遂參乘。見本卷下。至廣

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啞也。痛。不能

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卷一。東闕。遂曰。昌邑帳

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

尊號。圖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圖國賀已正尊

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章。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

先番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鑑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圖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

田延年勸
霍光廢立

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夏侯勝諫
王出遊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

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複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祝吏。光讓青也。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

勝對言在鴻同洪範傳。去聲。○洪範。見卷一。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皇君也。中立而為四方之所取正者。謂之極。光安世大驚。

霍光益重
經術士

田延年按
劄責霍光

王氏以三
百五篇誅

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見本大夫、博士。會

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

年離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視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

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平聲宗廟

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於

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

殿，盛服坐武帳。見本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祖○組，璽綬也。

奉上太后，扶王下殿，送至邸。見本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見本二千戶。國除，為山

陽郡。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

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

霍光立宣帝

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

夏侯勝用尙書授太后。遷勝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長信官名。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

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常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

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善德之要。不然。所論

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君累光。則特

書奏太后。不以尊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羣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

妃。曰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瘥也。後改名。

詢。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本卷上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

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

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

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

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

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宮旁養視。時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

張賀奉養宣帝

丙吉護養宣帝

宣帝依倚
許史

丙吉奏記
王光

嚴延年劾
奏霍光

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子女事。時暴僕室。齋夫暴室。主宮中婦

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故亦云暴室獄。其屬宜有衛大一人。以聞官爲之。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

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見本服中仲翁。姓復。名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

上下諸陵。周徧三輔。見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

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

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

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卽皇

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

肅然敬憚之。瓊山邱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成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丞相

敞楊卒。以蔡義爲丞相。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

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倬見本。爲皇后。霍

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致堂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

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中宗孝宣皇帝

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廢昌邑王。迎曾孫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

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讖之。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六年

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

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

朝請。請而已。春曰朝。秋曰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

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致堂胡氏曰。富貴權利之能

舍也。霍光當昭帝時。為上幼沖。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開闢。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審矣。光雖

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己。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君者。皆不得

達。罔上迷國。吝權怙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已。嗟乎。苟聞伊尹龍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

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怨力辭。歸守博陸。子弟黨親。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益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夏四月地震。鳳凰集膠東。見本。赦勿收田租賦。書法。光嘗稱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

東 鳳凰集膠

田租者四。此以鳳凰集故。則非出於恤農矣。

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於是

詔議故皇太子諡。有司請諡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視。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詔

曰。故皇太子在湖。見本卷上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

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

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召黃

霸爲廷尉正。書曰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主帝始書黃霸。子定國帝。亦可謂能恤刑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

羣下。由是俗吏皆尙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

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酒。去聲。○賃也。民車。

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

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延年字之言。大事不成。見本卷上。今縣官

出三十萬自乞氣與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思心動也。謝田大夫。曉大

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遂自刎死。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

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舉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

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

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去聲勝曰：此詔書

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

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

五行之舞。盛德舞，采韶德，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

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耕

冬，講論不忘。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國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懷孕也。病，女醫淳于衍者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同媿身

若投毒藥去去聲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搗附子，齎入長定宮。

黃霸獄中
從夏侯勝
受尚書

霍顯弒皇
后許氏

鉤距

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升合蛤。太醫大丸以飲去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

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

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

奏上。獄吏。光畧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閭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

知之。儼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葬悲哀。皇后於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南園。

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南園讓也。夏。六月。丞相義蔡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爲京兆尹。初。廣漢爲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

漢爲項。箛同。箛如瓶。長頸小孔。箛。斷竹也。亦爲此制。可入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更耕相咎怨。姦

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見本卷上。廣漢尤善爲鉤距。倒刺曰距。鉤距如鈞鉤。之有鉤。吞之則順。吐之

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摘惕。伏如神。摘。挑也。伏。隱也。京兆

政清。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赦。霍固立后書氏。恆也。書大將軍女。可。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弑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

軍光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霍固莽女。見本卷下。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怪。祖宗廟。帝素服

震

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審之象耳。

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試許后而立其女。以至皆徵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

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得相呼字於君前也。上亦以是親

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見出外。以上語道與人。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

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見本卷上。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見本卷上。五月。鳳凰集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見卷一。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

誤相字於君前

鳳凰集北海

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卽日

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

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疇其爵邑。家世相傳爲疇。世世無有所與。預○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啓之。魁。名器句。見卷一。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尙書事。魏相上封事。密奏。卓錫封版。故曰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

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

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尙書事。鳳凰集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爲之赦。而加大馬。帝之自欺。甚矣。以霍山

爲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書法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

中。而霍氏之權失。綱目皆特書之。圖對草。見卷一。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縣名。故城在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侯。

使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本卷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

公羊傳。尹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世世尹氏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爲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

道。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惡之。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

白去副封

良二千石

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

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名籍也。長信宮。皇后宮。驕奢放縱。

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登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即許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於閭

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奏事。敷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

於子孫。終不改易。賞賜及其子孫。及拜刺史守相。十三部刺史。郡守國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

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由。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國相。俸月百二十

斛。又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千石。中滿也。月百八十斛。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期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

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

賜王成爵

是後俗吏
多爲虛名

章賢知止

丙魏輔政

疏廣諫許
舜護太子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膠東見本相王成勞來

並去去聲不怠流民自占戶口之數而著名籍也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

侯但賜爵非實封秩中二千石見本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上計者奉上戶口錢國之數也國使長史郡使守丞以政令

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致堂胡氏曰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綜核

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體替君上之藝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

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井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尙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囿罔空水旱不以

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

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霍顯聞立

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

朝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五月丞相賢致仕賢致仕何

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賢首致仕可謂過人遠矣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

自賢始魏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魏國章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世非戲辱不去者大有遷庭至於丙

魏輔政並書於册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丙以疏廣爲太子太傅附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

平恩漢縣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侯許伯許廣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

家

蕭望之兩
電疏

罷霍禹屯
兵

罷廷尉平

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示天下以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大雨去聲。雷以蕭望之為謁者。○京師大雨雷。見本卷上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國書美之也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國書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決矣。書解其領軍。而元父之說決矣。皆特筆也。國書解領軍。見卷四。

○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朋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見本卷上子弟代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病平其

不平。曰。初。孝武之世。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見本卷上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縱之。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

轉相比。密也。譬擬也。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議罪也。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

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比。比況也。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

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絕者不可復屬。視也。續也。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處書大禹謨篇。辜。罪也。經。常也。謂法

之。恐失於輕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甯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

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夫人情安則

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也。不入。刻木為

吏。期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

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

後請讞。見本卷上。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

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

爾電殺人

霍氏謀反

伏誅

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陽今山東兗州府濟陰今山東東昌府雨雹殺人。秋七月，霍氏謀反，伏

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國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雲山自殺耳。古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文。謀反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曰：「侵削數相，相對啼泣自怨，謀令太后

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腰斬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

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徐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

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謂不見施行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

者，見其竈真突，通入聲。突，竈也。音聰。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不

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

鄰人。灼爛者救火被燒突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

「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

為上客，燋頭爛額為上客。」

徐福請抑制霍氏

曲突徙薪

燋頭爛額為上客

以龔遂爲
水衡都尉

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逆之敗。往事既已。而福

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

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其右。以備傾側。謂之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

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司馬溫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驂乘。充塞朝廷。使人主蓄

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雖然。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天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

醜釀以成之也。夫以顯夷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勤。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九月。以朱邑爲大司農。邑少爲桐鄉。今江

變府。嗇夫。掌聽訟。廉平不苛。以愛利。受人利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

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

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恭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

金百斤。以奉祀。龔以龔遂爲水衡都尉。龔先是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

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濱遐

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更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黃

雙遂治渤
海

帶牛佩犢

追尊悼考
為皇考

天地之大

義

主人之大

倫

池中耳。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汙行潦之水池中。平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

之也。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

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傳。去聲。驛車也。至渤

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

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鉤鈿。鉤。劉錘也。鈿。音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

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上。郡中皆有畜積。恣訟獄止

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見本卷上。後漢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久矣。於是始作治焉。夏五月。追尊悼

考。見本為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程子曰。為人後

考。謂其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

者。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風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泰以高官大國。但如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揜量事體。別立殊稱。管

宣帝亂倫
失禮
殺京兆尹
趙廣漢

以尹翁歸
為風扶

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鬻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能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非豈足以

死哉。故綱目甚之。**殺**
國延壽見本卷下。

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

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

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

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綱**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綱**上選博士諫官通

政事者。補郡國守相。郡守國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望之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為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上乃徵也。望之入守少府。見卷一**綱**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綱**翁歸為人。公

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定國欲託邑子。同邑之人與翁歸

語終日。不敢見。現曰。退謂邑子云此賢將。指翁歸。太守兼武事。故稱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

馮奉世
制破莎車

韓增所舉
得人
蕭望之諫
封馮奉世

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人為右扶風。今鳳翔府。見同下三輔。選用廉平。以為右職。高職也。接待以禮。

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見本卷下。最其在

公卿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莎

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國圖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

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而考其書法。則功罪見矣。**○**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

候官名使持節送諸國客。會莎車。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二千八百里。王弟呼屠除徵

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歃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

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轅。去聲。驛遞。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

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邀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

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僖子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詔鄭吉還屯渠犂

魏相諫擊匈奴

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婕妤見本。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夏**五

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夏**匈奴擾車

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關明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則戡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

師之地。果何測於勝敗之數乎。**夏**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西域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

不可不爭。數朔遣兵擊車師田者。地節三年。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上。擊車師。破之。車師王奔烏孫。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

實之。渠犂。即支渠犂。西域國。在輪臺東。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

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現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

犯於邊境。雖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丙魏同心
輔政
以蕭望之
爲左馮翊

丙吉絕口
不道前恩

憂不在顯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

相好觀漢故事。數朔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

奏請施行之。敕掾硯史官。按事郡國。及休告請假也。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以蕭望之爲左馮翊。帝以

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今西安府同州。見本

卷上。右扶風。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卽移病。移文稱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縣故城。在江西南康府建昌縣。賀尚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

子之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雌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會

孫初宣帝號皇曾孫。見本卷上。遭遇。自免。雖後。至爲天子。絕口不道前恩。見本卷上。會掖庭本宮婢自陳。嘗有阿保

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初。張賀常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兆。怪異。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昭帝

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見本卷上。平生稱我。

無德不報
有陰德者
必享其祿
張安世謹
慎周密

疏高節

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躬朕，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詩大雅抑之篇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瘡。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圖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圖宣帝封立不悉書，書欽也。放謹書之。圖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圖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名也。請老，常也。在西漢為高節，故並書之。書賜金遣歸，榮之也。圖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下篇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移文稱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供張並

賢哉二大夫 賈金供具

張設也

聲○供具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去聲○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為之兩。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歎息為之泣。

去聲

廣受歸鄉里。

家山東兗州府嶧縣

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

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

悻

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

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

恭

怨。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致堂胡氏曰。以官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敦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

二。其實實志趣。已可概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立殺之。則其憤

憤有素。疏廣調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誨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雷固憤。音臉。音諫。○憤憤。心亂也。○調。視也。易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疏廣見幾而作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

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白欲逐之。霸曰。

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朔易長吏。送故迎

新費。及姦吏因緣。絕薄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乘隙簿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

治道去其
暴甚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上其暴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不久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

○己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書法二輔未有書卒者。卒翁歸。錄賢也。○大司馬衛將富平平山今

東濟南府。侯張安世卒。諡曰敬。○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初。扶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徐州蕭縣。節侯韋

章玄成伴
狂不應召

賢薨。長子宏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奔上疏言。

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木爲門。言

門之下。可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

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今河南太守。

○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見本。三月。如河東。今

陽府。見本。○祠后土。見本。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陽上。汾陽。卷上。胡爲蹕而行之。然郊泰時。祠后土

猶有可議者。至遺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

求金馬碧
雞之神

王褒聖主
得賢臣頌

神祠。聞益州。今雲南雲南府。有金馬。金形如馬。碧雞。碧形似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

召見。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諫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

蟋蟀俟秋吟。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蜉蝣似結蟻。其出有時。故曰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義。名鏗。堯時人。至殷已七百餘歲。呬噓。並音吁。虛口出氣。呼吸如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

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遊心帝王之術。

由是悉罷尙方待詔。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謝病歸。病帝也。綱曰。書謝病歸。一而已。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謝病歸。病帝也。綱曰。書謝病歸。一而已。上

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

諫大夫王
吉謝病歸

趙充國擊先零

百聞不如一見

留充國屯田湟中

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右左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周成康節儉。天下安甯。刑措四十餘年。壽何以不若高宗。殷武丁中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先零地名羌楊玉背畔。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鐸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同臣願馳至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圖上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視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今陝西行都司西甯衛。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見本卷上。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

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漢上开。率○二姓皆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邊其疲劇。極

乃擊之。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开。冬復擊之。虜必

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當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

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

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强弩將

軍。武賢破羌將軍。詔充國引兵並進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為先誅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开竟不煩兵

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先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

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誥。門亦漢。亦漢

城。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百畝為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

要害。見卷五處。浚溝渠。治湟陘。湟水名。在肅州西。一名金城河。人二十晦。同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

及器用薄。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

趙充國便
宜十二事

以張敞為
京兆尹

張敞以經
術自輔
鳳皇甘露
降集

趙充國振
旅而還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

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 致殺

二據其肥饒。三民不失業。四罷兵省費。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九不損威武。廢難乘閒。十無驚空拜。使生他變。十一治湟峭橋。以制西域。十二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

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

國留屯田。國以張敞為京兆尹。國初。敞為山陽。見本卷上太守。時膠東。見本卷上盜賊起。

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時長安多盜。上以問敞。

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

贖。一日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

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

服。

國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國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

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國趙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死。定計遺脫。算定其所遺得脫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

自詭必得。靡忘，羌豪名。詭，貴也。自相貴，以為此四千人，必得歸漢。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見本卷下。而還。秋，羌若零

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國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曷為其之，寬饒謂餘蓋 蛤 寬饒自剽北闕下。楊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剽。獨日之權衡審矣。司隸校尉 職掌徒隸。督大奸猾。蓋寬饒剛直公清。數 朔 犯上意。時方用刑

法。任中書宦 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 見本卷上。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 宦官，刀鋸之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 非正經者，謂之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

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

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 許廣漢，史高。之屬 祝，下無金張 金日磾，張安世。之託。直道而

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 關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剽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綱 以鄭吉為

上書訟寬饒

剽北闕下

蓋寬饒自剽北闕下

蓋寬饒自剽北闕下

都護之置
自鄭吉始

丙吉問牛
喘

益小吏俸

西域都護。匈奴日逐王即休屠王渾邪王之稱。見本卷上。先賢揮漢書曰。逐王名。與握衍胸劾。低。四字。鞬。單于之號。單

于猶漢言天子。有隙。率其眾降漢。使人至渠犂見本卷上。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

迎之。將詣京師。吉威振西域。遂並護車師見本卷上。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

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見本卷上。治烏壘城。去陽關在陝西行部司沙州衛。二千七百餘里。

督察烏孫康居俱見本卷上。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侯魏相卒。諡曰靈。夏四月。以丙吉為丞

相。吉尚寬大。好禮讓。掾硯。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假也。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

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

逢牛喘。舛。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

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

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司馬溫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

漑。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諳。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內吉為政之時。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疏乎。音博。滲音森。去聲。瀝音六。

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謂知本矣。故書美之。詔曰。吏不廉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閉閣思過

鳳皇集社

屠伯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

俸十五。**圖**以韓延壽為左馮翊。見本**圖**始延壽為潁川。見本太守承趙廣漢

卷上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黃霸見本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

死。為東郡。今山東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上縣至高陵。

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

令平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移文稱病入臥傳。轉去舍。猶今閉閣思

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歎同然。傳相敕厲。恩信周

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聲上

圖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圖**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

時。鳳皇神爵。數朔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

傅。**圖**冬。十月。鳳皇集杜陵。見本**圖**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圖**延年陰鷲。至鷲擊也。凡鳥之

勇獸之猛。皆曰鷲。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平府上。流血數里。河南今河南府號曰屠伯。延年

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名義失其姓出行上聲。蝗行

捕蝗也。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去聲傷。上乃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

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見本卷上來。適見

報囚。論囚曰報。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韓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見本卷上。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

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見本卷上。時稟稟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

奏。職在總領天下。時望之為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侈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

姓莫不流涕。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秦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計。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聽於法者。其為諷用。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

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二者。不足以贖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實於是乎失。作道矣。

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

丙吉知人

高黃霸薦史

倉初置常平

庶人。楊惲傲之子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歷魏丙之卒。皆書爵。與武景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吉病。上臨

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諡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

職。上稱吉為知人。二月。以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

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鵠本作鴝。音分。雀。鵠雀大而色青。出。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

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奏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

惡。霸甚慚。時史高以外戚貴重。霸薦高可太尉。見卷一。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

官罷久矣。見本卷上。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

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

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羅三輔

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書常平倉始此。自元康宣帝年號。以來。比連也。年豐稔。任上。

耿壽昌策
遭迎

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水運也。關

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見本卷上。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上黨今山西

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夏。四

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惲關西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況於殺之乎。此宣帝之所以稱霸。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

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平聲。惲宰相子。父敞。為丞相。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晡。味語言見廢。

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常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去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缶。瓦器。奏人擊之以節

為其。其。喻子人。放棄。真。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喪同。低昂頓足

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南山種豆
歌宗書

歌。李斯諫逐客書。擊甕扣缶。而呼烏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惲秦人。故云。其詩曰。田去聲。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喻朝在荒亂。種一頃豆。落而

為其。其。喻子人。放棄。真。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喪同。低昂頓足

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

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

見本卷上。韓馮

翊。

見本卷上。

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

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上定國為廷尉。而趙蓋

韓楊之死。皆不願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

稍蓋韓楊之死

議音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

趙廣漢 見本卷上。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

遂都單于庭。

五日京兆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楊惲之誅。公卿奏

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視。官屬。絮如舜案事。舜

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

立春。行上聲。○察視也。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

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

吏民解同。懈。弛。枹浮。鼓數起。枹。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起。擊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而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見卷一。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丙

以章玄成 為淮陽中 尉

漢家自有制度

黃龍

望之之議
非禮

息。**[綱]**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目]**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

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右非。今使人眩於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

淮陽。見本卷下。憲王欽。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微時許后所生。上少依許氏。后父許廣漢家。見本卷上。

及卽位。而許后以弑死。見本卷上。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

嘗讓爵於兄。見本卷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綱]**匈奴兩單于。呼韓邪。郅支。皆遣子

入侍。**[綱]**夏四月。黃龍見。現。

[綱]己巳。二年。夏四月。營平侯趙充國卒。**[綱]**匈奴款塞請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

款也。叩。五原塞。在陝西建安府神木縣。願奉也。獻。國珍。國中所得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月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

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

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

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批]**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

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有。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下。非禮也。晉書詩。南嶺殷武之篇。世見曰王要荒四句。見卷一。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北方流沙曰漠。沙漠之南。匈奴南界。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畤。見本卷上。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還。單于就邸。見卷一。長安置酒。

建竟宮。見本卷上。饗賜之。二月。遣歸國。單于請居光祿塞。即五原城。見本卷上。下。自是烏孫。見本卷上。

以西至安息。見本卷上。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畫功臣於麒麟閣。畫功臣於麒麟閣。錄功臣也。畫何以書。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左。蕭何所造。以藏祕書也。署其官。

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陵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養心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陵。濟治如丙魏。而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以安和著。蕭望之。邱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真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彼其平昔之所畏慕者。有武而已。一旦顯瞻傑閣。辱敬其勤。而瞻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羣臣。

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大節如也。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假然其右者。其功德顯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當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哉。

新蔡。今河南汝南府新蔡縣。畫法於是凡六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鳳皇集。鳳皇集新蔡。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立五經傳。

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功臣十一人。

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功臣十一人。

士
皇孫驚生
王政君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其下磐石爲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書請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見

本卷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

施讎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並視。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皆合否也。

蕭望之等平奏。

平。謂無所可否。

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梁邱。複姓。名賀。從京房受易。夏侯。複姓。大夏侯。名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受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複姓。名淑。一名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爲經作傳。博士。秦官名。掌通

皇孫驚生。

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璽。漢之中否。自爲驚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姓良娣。

見本

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后宮家人子。

見本

得元城

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

王政

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

見本

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

同觀。畫

堂爲世適。

甲者。甲乙之次。嫡

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

驚

字太孫。常置左右。

壬申黃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王良五宿。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

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驚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紫微見卷三。

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

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屬精之効。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賈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

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豐。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其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爲其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太子奭卽位。尊皇太

宣帝開三
大豐

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國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孝元皇帝名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而崩。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帝奉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見本。卷上。三月。立婕妤。見本。卷上。王氏為

皇后。書法書救災也。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書法書嘉。恤民也。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

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書法書救災也。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

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寺。馬。肉。食。獸。馬肉食獸。醫明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

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威宣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上素聞王吉貢禹皆

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

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魚。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掌廄。牧。減穀食馬。水衡主上。省肉食獸。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貴其所難。則其易

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志。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

立王氏為皇后

元帝小善小益

置戊巳校尉

劉更生明
經有行

故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在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屯田車師，見本卷上。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即劉向獄。皆免為庶人。宗正，已不

可與有為矣。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肯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

史高以外

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

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

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夜石顯顯

俱宦官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

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

去聲傷人。與高為表裏。望之等患苦許史俱外戚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

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曲禮：刑人不在君側。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

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謂召致廷尉為下獄。乃可其奏。後上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
元帝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蕭望之有愧二疏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隴西地震今陝西臨洮府罷黃門狗馬以禁圍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鶯為皇太子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書法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邱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蓋削其官也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書法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帝也曷為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帝也曷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

以深痛帝也

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顯更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見卷一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見卷一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傷望之。而終不能諫恭顯。護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義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珠厓亦作儋耳。俱見本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

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諡之曾孫。

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尖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聲教。東漸三句。鬼書禹貢篇辭。漸。漬也。被。覆也。流沙。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言欲與預聲教則

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綱**夏。以周
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綱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見本為周承休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東。侯。**綱**夏。六月。以貢

禹為御史大夫。禹尊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綱**匈奴郅支單于見本

殺漢使者。谷西走康居。見本

綱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見本**綱**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

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僕露。從去。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綱**詔

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綱**三月。雨去。雷隕霜殺桑。**綱**秋。上當作帝。一說。上上聲。獻也。耐。見本

祭宗廟。**綱**上出便門。見卷一。中渭橋。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

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綱**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連年災害故也。

以子南君
為承休次
薛廣德諫
留射獵
詔舉敦樸
三月隕霜
殺桑
薛廣德諫
御樓船

劉更生上書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

曰。臣聞舜命九官。見本卷上。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

韶九成。而鳳皇來儀。見本卷上。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博食。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

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

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

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

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

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平堪。上

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斷銀○爭不可光祿勳。堪同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

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

夏寒日青

和氣致祥

楊興順指

美惡是非
何在

下筆言語
妙天下

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召御史。豐前數稱言猛堪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太守。猛槐里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令。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貴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待詔賈捐之棄市。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與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復姓充宗顯友。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路開也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興奏。爲以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見卷一。興髡鉗。見卷一。爲

賈捐之以

邪攻邪

匡衡地震

日食疏

城旦。輕刑之名。晝日何寇。夜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

己卯二年春二月。敕。○以韋玄成爲丞相。○三月朔。日食。○夏六月。敕。○以

匡衡爲光祿大夫。○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爲去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

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同幹。築檣板兩頭曰楨。兩旁曰幹。周書費誓。時乃楨幹。○時。首雉。儲備也。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

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

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臣聞

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陛下祇畏天

戒。哀閔元元。見本卷下。近中正。遠巧佞。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遷衡爲光

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並

大破之。○隴西見本卷上。羌反。右將軍馮奉世。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

教者權時之宜
馮奉世請討叛羌

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反虜無慮。言不用計慮。可知其數也。三萬

人。法當倍用六萬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

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傅昭儀所生。為濟陽。見本卷下。王。冬。十一月。地震。雨冰。○復

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歷數。問。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以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在亡。皆不足錄。故略之爾。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

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見卷一。致堂胡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音轄。○望之飲鴆。見本卷上。

宗廟在郡國者。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

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冬。十月。罷祖

周堪因石顯白事

見卷一

然邪

音轄

冬

作初陵不

匡衡治性
正家疏

置邑徙民。

匡固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壬午五年秋。潁川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大水。

冬。

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附

上好

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

見卷四。

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

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疆其所不

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

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濞暫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

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戴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

倫。正基兆而防房

房

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嫡

嫡

長之位。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

定矣。

河決。

初。

武帝既塞宣房。

作防。見本卷上。

後河復北決於館陶。

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

分爲屯

豚氏河館陶縣在

氏河館陶縣在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低塞也。是歲河決。

清河今東昌府恩縣靈昌府博平縣鳴犢河名見卷一口而屯氏河絕。

隕石子梁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子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殺京房

甲申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能出。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

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

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

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爲尙

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

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見卷一。趙

高見卷一。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

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

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京房與之末

巢巢若若

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今河南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見上。作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註卦誤諸侯王。誤也。皆徵下獄棄市。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等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尚淺。陳考功法。帝雖聽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非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每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獄。髡為城旦。見本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見本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見上。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夜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何若若邪。纍纍。不絕也。綬。印紐。若若。長貌。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見本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綱

石顯設計
皆此類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書法前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氏自此始。 [綱]冬。齊楚地震。大

陳湯矯制
斬郅支

雨雪。書法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耳。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非常矣。故書。 [綱]西。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 [綱]冬。西域副校尉陳

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書法延壽爲都護。而陳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前已顯著于冊。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諷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因春秋之法也哉。 [目]漢遣使三

輩至康居。見本卷上。求谷吉等死。見本卷上。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沉勇有大

慮。與甘延壽謀襲擊郅支。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

此因春秋
之法

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合四萬餘人。進薄博。逼也。康

居。居引兵卻。漢兵四面並入。郅支被創傷也。死。斬其首。

[綱]丙戌。四年。春。正月。傳博。去聲。驛遞。首至京師。縣懸。掛也。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十日。

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地震。山崩。壅霸水。在西安府城東。安陵惠帝陵也。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岸崩。壅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西安府

高陵縣。入渭。逆流。

昭君賜單于

侯應十策

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濟陽王康見本卷上。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

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塔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良家者。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王嬙我。字昭

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

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

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更有禮義刑罰。猶尚犯禁。況單于豈能必其不犯約。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

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甘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

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名也。姓許。諭單于。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見卷一。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

為昭儀。見本卷上。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專顯

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

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

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

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天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

大夫。**綱**以召郡信臣為少府。**目**信臣先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後遷河南今河南河南府。治行

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

召父。徵為少府。見本卷上謂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不時非法

之物。歲省費數十萬。**綱**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目**甘延壽陳

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

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舊名更生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貳

師將軍李廣利。見本卷上捐五萬之師。靡散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

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

拜為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

封焉。封延壽為義成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霍邱縣北。侯。賜湯爵關內侯。**綱**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賞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

劉向論甘陳之功

毀泉臺舍中軍

春秋譏遂事之法

王氏五侯黃霧四塞

兩月相承

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加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知勿居而已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者何。得古也。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存欲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為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馮奉世。見本。上。公羊傳。大夫無遂事。胡傳。遂者。專事之詞。○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鶯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元舅未有書。而此

權之始。○前茶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哉。○易坤。其初爻。履霜。堅冰。至。○秋。七月。葬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孝成皇帝。名懿。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歲而崩。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茶遂篡位。蓋其感福所由來者漸矣。

己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利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中書令。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汝南。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南。○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說。及至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謬戾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東方。○

大雨訛言

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周國三日相承。見卷三。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書法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恆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其文者。異其事也。許氏音廣。漢宣嘉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彙矣。故異其文。異也。許后父。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

辜。見本卷上。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書法書訛言何。嘉王商也。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

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犇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

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樂昌侯武之子獨

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

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

其議。而鳳大慚恨。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

士。書法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越雋。見本卷上。山崩。丞相樂安今山東青州府樂安縣侯匡衡有罪。

免為庶人。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以上。免為庶人。

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實質云。未詳沿。或疑即亳邑。于肥壘。漢縣故城。在直隸真定府藺城縣西南。一也。先是蓋屢書

食震同日 震宮殿中

隕石兩地 同月

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陳石十二。而帝居其四。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限。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

人。

致堂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以王商

為丞相。

夏四月雨。

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

在西安府城。中未央宮內。

對策。

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

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

臣。

指王鳳。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反族誅。傳。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有申伯之忠。其忠於王室。使為侯伯。故稱申伯。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謀反者。馬何羅之

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反族誅。傳。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竊恐陛下聽暗。

味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固不可偏。亦不可駁也。平天覆之施。使列

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蓋王鳳上小

為風洗故也。

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

亦放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祿大夫。

水嘉載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

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

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大權臣用事。僭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惕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當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當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蓋

杜欽亦倣此意

四月雪 白虎殿對 策 谷永陰託 王鳳

桃李秋實

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當幾何人哉。書一 綱 桃李實。書一 綱 桃李實者，秋華也。秋華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畏為大哀也哉。綱目書桃李實一而已。綱目三

書一。見 綱 河決。時大雨水十餘日，河大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 金隄。見本 卷上。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綱 以王尊為京兆尹。綱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書一 綱 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

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効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之子孫，一出於權臣，為可譏矣。故特筆書之。 綱 上即位之初，丞相

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見本 卷上。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

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二句出禮樂記 湯前斬郅

支。見本 卷上。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

加帷蓋之報。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狗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 況國之忠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

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

西域都護。見本 卷上。段會宗為烏孫。見本 卷上。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見本 卷下。兵以

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

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譯 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

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

谷永訟陳湯

王延世塞河決

府見同都護事壹決於湯。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國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

者。延世而已。

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同格。以竹篾為籠絡。長四丈。大九圍。盛

成

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五侯同日封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今江南徐州鐵官冶鐵飛。

夏。徙山陽王康

見本

為定陶

今山

湖三考訟王尊

東兗州府定陶縣。

王。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

實云。縣名。未詳沿革。

侯。商為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成都縣。

求遺書

侯。立為紅陽

實秦縣名。未詳沿革。

侯。根為曲陽

秦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定遠縣。

侯。逢時為高平

見本

侯。五人

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

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

湖見本。三老見本。公乘興姓公乘。名興。

卷上。

公乘興姓公乘。名興。

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

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

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

見本卷上沛郡。

刺史。

乙未。三年。春。二月。犍

堅

為

今四川殺州府。

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秋。八月。晦。日食。

綱

洪範五行傳論

王商真漢相

求遺書。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

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尙書洪範。見卷一集合上古

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南湖丁氏曰：書者，以治之成法存焉，成帝遣使求書，頗乃湛色溺飲，委政王氏，其於書中治法，不啻若以炭然，竟使牙籤萬帙，徒爲祕閣安問之清玩，可慨也夫。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言少有威重。容貌絕人。

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三月朔。日

食。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侯商印綬。商以憂卒。琅邪郡名。今山東青州府。太

守楊彤。容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

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

傷大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有司奏請除國

邑。詔子安嗣侯。以張禹爲丞相。蜀記賓四城遣使來獻。山陽見本火生石

中。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火生石中

王章劾王

鳳

王章薦馮

野王

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

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

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也。大將軍左右叩頭爭

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

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謂章

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

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

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

鳳側目而視。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謹而不能

顯。顯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召尚書

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京房見本卷上。以薛宣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

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

二人換縣

解印綬去。又頻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栗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劉向極諫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見本卷上。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見本卷上卒。諡曰恭。

隕石東郡

己亥。三年。春。隕石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入。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後光武以鄧禹等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書法曰武帝增重加官。綱目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趙張三王

帝始為微行

飛雉集宮殿

隕石杜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去聲。雪。審因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於是再書。大異也。其為異奈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隆盛也。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帝始為微行。審因始者何。終身之薛也。以為

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矣。故微行過曲陽侯第不書。綱目書微行三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審因書微行。見本卷上。上始為微行。出入市里郊野。遠至

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見本卷上。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

假稱之。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審因飛者何。自外來也。雉集宮殿。空宮之兆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夏五月。

隕石于杜郵。見卷一。三。

三 班婕妤比 樊姬

禍水滅火

河水溢

劉輔諫封 趙臨

癸卯三年夏大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婕妤見本皆

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一見卷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

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農粹歲有宣帝時披香殿名

博士淖姓也方成在帝後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王故云姊子弟俱為婕妤

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責詛阻去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

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尙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

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

見危乃求共供去養去太后於長信宮。見本上許焉。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見上領城門兵。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倫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

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

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見本卷上然猶君臣祇懼。

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

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

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

書奏。詔收縛。繫掖庭。見本卷上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

谷永。俱上書救援。乃徙繫輔共恭王。少府屬官。亦有詔獄。獄。滅死一等。議法也。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

鬼薪。三歲刑。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雷法太后弟子何。舅之子也。太后兄弟書舅也。此則曷為不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見本卷上子乘時侈靡。以輿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儉。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

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成都侯商。又

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今四川成都府新都

縣。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謹。振施賓客。家無

鬼薪

王莽折節為恭儉

所餘。虛譽隆治。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亦慙也。嘗私買侍俾。昆

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

博。朱子元名博。其匿情求名如此。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言可寒極奸之胆。六月

立。倅仔趙氏為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絕幸。為昭儀。見本卷上。居昭

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

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

歎之。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現。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是月。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氏唯音為脩整。數諫正。有忠

直節。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胡傳。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

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或信陵遲之象。蕃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色。擗。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三月。以王商

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見本卷上。等宴

列女傳

新序說苑

黑龍見中

萊

龍見日食

星隕如雨

星隕日食

班伯諫飲

酒

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

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周書牧誓篇云。今商

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

沉湎勉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沉。溺也。湎。飲酒變色也。書作醜。醉怒也。尚書微子篇云。我用沉湎于

紂也。○醜。音虛。去聲。式號式譟。詩作呼。去聲。大雅所以流連也。詩大雅蕩之篇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此刺厲王之詩。而託爲文王紂之辭。言紂沉湎于酒。而言語詭譎。不知

有晝夜之節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魁。去聲。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放等因罷出。後上諸舅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

爲北地今陝西慶陽府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爲河東都尉。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宅方

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爲更用法刻深。任

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孔光孔子十三世孫竈之子領尙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政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評以是

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爲彰主之過。以奸干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

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洗沐之日。歸家休息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或問光溫室殿名。在長樂宮中。一曰省之後堂。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梅福上書

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一月故南昌今江南南昌府尉梅福上書不報。書故尉錄賢也。

福數朔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九九

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即九章算術也。

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公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紙石。高祖所以厲綱世摩

同磨。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同建始

何武去後見思

無雲而雷流星四面如雨谷永災變之對

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今三倍此數也水災亡與比數

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見本卷上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見卷一霍見本卷上上官

見本卷上皆母后之家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

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戊申四年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

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

雨○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見卷三○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

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

復與羣小媾屏黷燕飲指與放等宴飲禁中見本卷上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指飛燕合德見本卷上朝觀

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為微行見本卷上三者既

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羣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促禍之道也

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振瞻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

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惠帝昭帝俱無嗣。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昌邑王在位一月。霍光廢之。立宣帝。皆有變異。

著於漢紀。天之去就。就不去也。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指

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國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

大司馬。驃京騎見本將軍。國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國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

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安昌漢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城東南。侯張禹。以天子師。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壁左右。

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

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

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

槐里令朱雲。見本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

益民。皆尸位。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但飲食而已。素餐。空食也。詩魏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短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

劉向災變之對。朱雲言事得罪。

張禹論災變。

朱雲折檻。

辛慶忌救朱雲

成帝旌直臣 數語老姦 岷山崩江 水竭 劉向論漢 必亡

隕石東關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成。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見卷一。比干。見卷一。遊於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評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

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於侵驕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脩。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在四川成都府茂州。崩。壅江。江水出岷山。謂之岷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曰。

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見卷一。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見卷一。今

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前年有星孛于東井。故此云又及。攝提斗柄所指。以建時節。大角。天王帝廷也。從參。宿名。益州分野。蜀漢

之。至辰。辰星。北方水。太陰之精。殆必亡矣。

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興成帝弟。定陶見本卷上。王欣共王康之子。來朝。帝賢定陶王。為加元服而

谷永 蘇王 氏

封孔吉為 殷紹嘉侯

王莽克己 不倦

遺之時 年十七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以病免。數月卒。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

三月。與周承休侯見本卷上皆進爵為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

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夏。建三公官。大司馬

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秋。八月。中山王興卒。諡

孝。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

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賂遺

長。欲求復為倖仔。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下長

獄。死獄中。廢后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

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鳳音。商根。四父商音。而輔政。欲令平名譽過前人。

遂克己不倦。聘請賢良。以為掾硯。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

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罷何。惜之也。其立辟雍始

此 **○** **鍵** 爲郡。今四川敘州府。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稅 上。

宜興辟雍。同雍。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四面旋遠以水。以節觀者。蓋辟。壁也。雍。澤也。水周圍如壁。故曰辟雍。王制。天子曰辟雍。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 設

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

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

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

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

作而罷。**○**致堂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

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

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致堂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

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滿女色。或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 **○**向常顯訟宗室。譏刺

劉向論美而未循其本
劉向不遷官

以大臣應天變

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朔欲用向。輒下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綱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方進卒。蓋因其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易爲替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諱也。目著其迹。綱著其

心。而後世有所考矣。**目**時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悖亂殘賊疾喪饑兵。居其宿曰守。心爲明堂火星。天王前後星子屬。郎賁郎官姓。肥。麗。賁名麗。善爲

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尙書令賜上尊酒。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爲上尊。黍米爲

中尊。粟米爲下尊。十石養牛。半養之牛。肥牛也。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

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綱**司馬溫公曰。吳嬰有言。天命不貽。不貽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況

楚昭宋景猶不肯爲孝成不知命

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目**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實諸股肱

何益。宋景公見卷一。**綱**二月帝崩。**目**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且當辭去。又欲拜

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歡謹。

咸歸罪趙昭儀。見本卷上。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

殺。**綱**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標。宜矣。○標。音尖。火滅也。

綱以孔光爲丞相。**綱**夏四月。太子欣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變異未見者八事

詔劉秀典領五經

七略

師丹請限民名田

太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葬延陵咸陽縣西北。追尊定陶共恭王為定陶共皇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

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姬也。宣帝。見卷一。五月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女也。宣帝立某氏為皇后。恆也。此其書立皇后傅氏何。傅氏。晏女也。晏。共皇太后從弟也。

倫序亦少乘矣。故異其文。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

兄丁后。傅晏皆為列侯。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向之為侍中。貴

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劉向先受成帝詔。領較秘書經傳。向死故云。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有輯略。詩書之總要。六藝六經也。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占卜之書。略。方技醫藥之書。

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宗。橫。曰雜。曰農。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

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異。其於水六經如水

之下流。水之末裔。裔。衣末也。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

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

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致堂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統。墨氏

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脩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章相。豈直什伯之相遠哉。宣帝董相。董仲舒也。見本卷上。

限民名田。不果行。書國未卒事不書書不果行何惜之也。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見卷民得賣

買。富者田連阡陌。見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猝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

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

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

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

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價爲去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

寢不行。初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初。太皇太后詔大司

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罷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求能浚川疏河者。騎都尉平當使

領河隄。低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房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

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

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

王莽罷就第

賈讓治河三策

川者。決之使道。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二句見卷一今徙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之民。當水衡者。

決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

害。此下策也。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共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歲而崩。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傅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十六。以傅喜傅太后從弟爲

大司馬。秋九月。隕石于虞。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二策免大司空高樂。漢縣故城。在直隸河南府南皮縣東南。侯丹

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

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稱副皇字意義又宜爲共皇

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

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

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服

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定陶共

唐林敦師
丹

馮倓仔直
前當熊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見本卷上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共皇祭。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隳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丁姬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詔丹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中山見本卷上王箕子孝王與之子。即平帝。幼有眚生上聲。妖病。曰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求病除也。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狂而變。易其常也。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阻去聲。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倓仔。見本卷上。嘗從幸虎圍。一見卷上。熊逸出攀檻。見本卷上。傅倓仔等皆驚走。馮倓仔真前。當熊而

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

焉。傅僖仔慚。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中宮。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

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

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宮中前世事。元帝吏何用。以知之。欲陷我

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

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策免丞相博山

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成帝召大臣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定陶王欣。昆弟之子。宜為

又重忤傅太后指。帝即位。傅太后欲至未央宮。帝議立傅太后丁姬尊號。惟孔光。博喜。師丹。以為不可。策

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

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洪範傳。見本卷上。人

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

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

上不聽。○紹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

后丁氏為帝太后。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見本卷上。侯王莽就國。

○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后丁氏崩。○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冬。十

月。以平當為丞相。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

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旋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有星孛于河鼓。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夏。四月。以王嘉為

丞相。○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見本卷上。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令盡力者有

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瓠胡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

祭祀。詛阻。去聲。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息夫復姓。躬為光祿大夫。○國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於是再

王嘉疏言急務

土起石立

見其中山王之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見本卷上。

無鹽

漢縣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

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

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

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見卷一謁驗治。

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舊法綱目書訛言三。皆災亂之世也。○見本卷上。關東民無

故驚走。持橐禾。或掇同。麻音都。○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封傅商傅太后從弟為

汝昌侯。二月。下尚書僕射夜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侍中董賢

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

女弟為昭儀。見本卷上。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見本卷下。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

巧。又為賢起冢塋營義陵。見本卷下。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

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孫寶上書曰。獄崇覆治。撈

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言有細微怨恨。浸潤相陷。臣請治昌

訛言行籌

鄭崇諫寵董賢

臣心如水

孫寶請治趙昌

母將隆諫賜武庫兵

以解衆心。詔曰。司隸竇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爲沛郡都尉。書法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僥倖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奸邪小人也。皆無功。

武庫。見本卷上。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見本卷上。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

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所

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弄。戲也。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

挈。國威器。共供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

夫鮑宣上書。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神。自是諫官。無聞焉。宜請黜重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書法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

蝕。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甚也。於前乎。朝

臣亡有大儒骨鯁。見卷一。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之也。外親小僮幸

諫大夫鮑宣上書

劉輔見本卷上

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神。自是諫官。無聞焉。宜請黜重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書法

臣亡有大儒骨鯁。見卷一。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之也。外親小僮幸

揚雄諫辭
單于來朝

臣董賢等。在省戶禁園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

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

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傳。

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

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

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

于○鞮音低。請朝五年。明年也。上問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

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

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限之。西河。匈奴南界。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見卷一。高皇后時。匈奴悖慢。見卷一。及孝文時。侯騎至雍甘泉。見本卷上。孝武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見本卷上。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

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衛青霍去病擊匈奴。窮極其地。追犇

逐北。一至祁連山而還一封狼居胥山而還見本卷上。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

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諺運府庫之財。填

廬山匈奴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俱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匈奴

內亂爭立。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見本卷上。然尙羈縻羅之計。羈縻猶言維繫也。馬絡頭曰羈。牛鞞曰縻。欲

朝不距。不欲不彊。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款塞請朝。見本卷上。年來朝見本卷上。今單于歸義懷誠。國家雖費不得已

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

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

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

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大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皇太后太后傅氏崩。合葬渭

陵。見本卷上。號孝元傅皇后。書法。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諷也。曷為諷之。以藩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后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某后者。此其書孝元傅皇后何。諷之諷也。專其祖矣。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書法。於

是日日食

王嘉封還詔書

食死耳。其書殺何。其漢也。綱目之法。苟有諫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殺之。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

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虞書。皇陶謨也。五服。五等

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章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

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也。竭貨財以富

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

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見本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尙書

令鞠譚等。以爲可許。上以爲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爲庶人。

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爲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

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尙書。責問以相等事。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

丞相詣廷尉詔獄。嘉喟然抑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

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

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平帝年號中追諡曰忠。紹其封。綱秋。七月。

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綱上覽王嘉之對。思

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綱下司隸鮑宣獄。髡鉗見卷一之。綱丞相光行下聲。園

陵。帝王所葬。曰陵。其栽植草木處。曰園。官屬以令行馳道中。馳道。天子所行道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

擢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

諸生舉幡
太學下

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

又守去聲闕上書。上竟抵宣罪。綱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綱上故令

孔光執禮
董賢

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蛤

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用也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為

哀帝欲法
堯禪舜

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王閔諫貴
董賢

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閔平阿侯諱之子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

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

帝幸韓嫣。僂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諠譁道路。不

正三公分職

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唐中二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

徒。彭宣為大司空。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曉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六月帝崩。

帝曙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法武帝然以寵

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后元帝后王政君

太后遣使者馳召莽

也。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

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天子新崩。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辭也。曉習故事。吾

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

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見本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册收賢印

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驗也。視

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太皇太后

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是故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弟子為大司馬。則書太皇太后。以居攝踐阼。則書太皇太后。詔稱假皇帝。

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實於太后也。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孔光舉王莽

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惠帝無嗣。外戚諸呂欲為亂。昭帝幼主。外戚上官桀謀反。

今比祿世無嗣。成帝。哀帝。兩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是武舉祿。而

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圖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

嗣。圖執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迎之者。恆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羣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

王箕子。為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獨何。箕子於哀帝。弟也。圖恆見卷一。賀病已。見本卷上。嬰見本卷下。圖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

軍王舜使持節迎之。圖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

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圖以甄真邯寒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

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圖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

見本卷上。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

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莽稽啓

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圖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

王莽盛尊
事孔光

彭宣見險而止
王莽秉政

獻白雉
王莽號安漢公

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國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冬十月。葬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衍。中山王與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王莽迎立之。在位五年。莽弑之。壽十四歲。諡法。布綱治紀曰平。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莽風

益州今雲南雲南府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見卷一。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家世相傳為疇。太后詔尚書具其事。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

四輔漢縣故城在湖廣長沙府四師。

太保太傅少傅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

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

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臨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

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與人主侔矣。夏五月。拜帝母衛姬

為中山孝王后。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

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

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見本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封公子寬魯頃公之後為襄魯侯。孔均孔子十為襄成侯。以奉周公孔子之詞。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

德。故厚遺去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嶲郡見本上上黃龍游江中。書上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上之

辭云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

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卷著於經典。周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

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

獻犀牛 上黃龍游 江中 王莽功德 比周公 孫寶詰孔 光 隕石鉅鹿 二子知幾

梅福爲吳市門卒

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帝更名衍。大司空崇

王免。以甄豐爲大司空。大旱蝗。隕石于鉅鹿。順德府。大夫龔勝。邴漢。漢罷

歸。爾國有書請老罷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爾國易繫辭。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光祿大夫

楚國今江南龔勝。大中大夫琅邪見本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

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

之。梅福見本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

見福於會稽今浙江者。變姓名爲吳市在紹興府城西。今名梅市。門卒云。秋九月晦。日食。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書法。見本卷上。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

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凡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

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議。章以爲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推原其類。說稅令下歸

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

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

蓬萌浮海客遼東

王莽號宰衡

王莽加九錫

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視官屬。自

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

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見本卷上侯立以尊屬平阿見本卷上侯仁素

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

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今山東青州府逢旁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今盛京

[註]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大馬。曾不少愧。而梅福羅會稽。蓬萌客遼東。若將洗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綱] 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阿衡。故采此以尊之。起明堂。辟雍。靈臺。立

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綱] 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綱]** 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九書

錫始此。九錫。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鉄鉞。九鉅鬯。○與馬。謂大駱戎駱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鉄鉞。謂大阿斧。賜之專殺也。鉅鬯。謂鉅鬯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見卷一。曲縣。真同奔。彤音同。赤色。鉞。同盧。黑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帙弓矢千。鉅。黑黍。鬯。香草。和以釀酒。謂之鉅鬯。

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綱]**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臘者。歲終之大祭。漢以冬至後第三戌日為

臘。臘臘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

見本卷上。

願以身代。藏

王莽作策
藏金臘

綱目本春
秋之法

王莽居攝
踐阼

失書乎。曰非也。春秋賦賦不封。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王莽弑賊千統十有八年之久。然後劉玄起光武中興。衆共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本春秋之法也。歟。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考證綱目於漢諸帝。皆書葬。夫何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

策金膝。見卷一。

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

以太晏為大司徒。

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

帝世絕。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

立之初。泉陵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

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王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王謂太后。莽非敢

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

帝玄孫二十三人。差蔡度鐸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姜擊上

襁。預兒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見卷一。如周公故事。具

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阼。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

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

假皇帝
攝皇帝

孔光不忠 不孝

皆服臣節。詔曰可。

雪航趙氏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惟梅福。逢萌。先見幾而去。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邳漢。王霸。乃不風引退。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故甯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述。

郗越。郗相唐林。運等。以清名素稱於時。揚雄。谷永。以文章著於世。劉歆爲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篡逆。何無廉恥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僞行。內懷奸謀。舉爲大司馬。領尙事。是以文武二大柄付於莽手。孝平二年。光爲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稱光謙恭畏謹。上懼不洩。以爲美德。以愚庸見。正若削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勝小失大。奚足爲賢乎。歷代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唯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意釋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儼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佞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沖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惡。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爲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弑平帝。廢孺子嬰。篡漢。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劉崇起兵

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圖因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起兵死之。予倡義也。書死之。始此。安衆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

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不得入而敗。五月。太

假皇帝

豐義起兵

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羣臣復自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故也。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宅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

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義不克。死之。信亡走。國王莽篡逆。舉朝和之。天下依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

至十餘萬眾。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何如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東郡山

東東太守翟義。方進之子與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信

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吸郡國。檄見卷一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

不能食。乃拜孫建等為將軍。擊義。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兵起。

自稱將軍。眾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為將軍。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

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甫○紂之子。即武庚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

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

大誥。見卷一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翟義會戰。義

敗死。竟不得信。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

王莽作大誥

王莽自稱

新皇帝

哀章獻綱

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見本卷上。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

矣。圖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圖十二月。哀章作

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丈母。太皇太后。圖梓潼。今

川保甯府梓潼縣。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以兩簡。署其一曰天地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子皇帝金策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禪於莽也。

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坐未央宮前殿。即

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

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汝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

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

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也汝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

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以此

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

切。恐莽欲脅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

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丈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劉快起兵

桐冬華

嚴尤諫王莽擊匈奴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漢縣屬陝西延安府。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山東登州府黃縣。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回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異以禦

魘魅。見卷五下。致堂胡氏曰。井田致治之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為非也。

大雨雹。

庚午。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冬。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子為降

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回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

十二將。分道並出。

辛未。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不曰入寇。而曰入塞。不曰

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

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

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

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

王時。獫狁允○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詩人作六月之詩以美之。其

四章曰。豎諂及方。至于涇陽。六章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其視獫狁之侵。譬猶蠹文。虻萌。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

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疲。敝。匈奴亦

創昌艾。艾○創。傷也。艾。息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袤茂○長也。萬里。

轉輸運糧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

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

民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北邊自宣帝

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

死亡擊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僕骨矣。圖莽太師王舜死。圖莽迎襲勝

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圖莽遣使者奉璽書圖莽遣使者奉璽書

印。綬迎襲勝。見本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授就。加勝身。勝

襲勝不食而卒

箕山之節

陳咸用漢家祖臘

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

士。又有琅邪今山東青州府紀遠。齊今青州府臨淄縣薛方。沛今江南徐州沛縣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

名。遂兩唐皆仕莽。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高士傳許由聞

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入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飲之。見由洗

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我

穢口。遂牽犢山之節。上流飲之。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節。莽說其言。不疆

致。隃麋今陝西鳳翔府沂陽縣郭欽爲南郡今湖廣荊州府太守。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蔣詡爲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刺史。亦

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

律令爲尙書。見何武鮑宣死。見本卷上歎曰。易說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下傳之辭吾可

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羣日

爲臘。漢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午祖戌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

莽。

王申。年四春令民得賣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

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遺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

王田者。皆得賣之。

癸酉。年五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國不書新室丈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其不絕之何。其握鬻。其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

室丈母。絕之於漢。乃隳壞灰怪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

文母同饌。具食也。竊食。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

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預何治獨言千何事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

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

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酌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

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

陵。見本卷上。**十一月**。彗星出。國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恆象。信哉。

陵。見本卷上。**十一月**。彗星出。國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恆象。信哉。

黃霧四塞
說黃龍
死

綠林兵起

莽大夫揚
雄死

太玄注書

甲戌。元年。天鳳元年。春。三月。晦。日食。○夏。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國終綱目書黃霧四塞

二。皆爲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勝惡氣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乙亥。年。二。春。民訛言黃龍死。綱目書訛言三。見本卷上。

丁丑。年。四。秋。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

桑。於是並起爲盜賊。臨淮今江南鳳陽府。府。臨淮縣。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等。依阻會稽今江南蘇州府。長洲縣。長洲。

琅邪今山東青州府。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今青州府日照縣。長。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

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饑饉。更相侵奪。新市地名。在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王匡王鳳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

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在湖廣安陸府當陽縣。中。數月閒。至七八千

人。

戊寅。年。五。春。莽大夫揚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

秀即劉歆。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成哀平。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久在位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好

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雖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用心於內。

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侯芭

師事焉。劉棻棻○劉秀子常從揚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莽始建國二年。甄尋作符命。言孝平皇后當為尊妻。莽怒。收尋。辭連棻。

莽并殺之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

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

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極秦美新之文。劇甚也。蓋以秦王無道為甚。而美新莽之德也。以頌莽。君子病焉。昌

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揚雄在哀平間。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徇於附媚。安於恬退。誠足嘉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以此時亟引而退。與嬰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

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身負弑逆。文奸飾偽。竊盜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莽功德。與夫劉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親綱目所書莽大夫揚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備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音箋。滌也。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琅邪今山東青州府樊崇起兵於莒。今青州府莒州衆百餘

人。羣盜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又有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刁子都亦起兵。

鈔擊徐兗。今江南徐州山東兗州府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莽孫宗自殺。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死。庚辰地皇元年秋九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見本卷上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

兵皆起

大兩六十餘日

劉棻學作奇字。揚雄投閣。劇秦美新之文。

莽太子臨謀殺莽兵起

赤眉

蝗飛蔽天兵起光武起兵

春陵

辛巳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書不一。所以著篡逆之應。為世戒也。宋劭書式。臨書太子矣。其書殺何。賊莽也。臣不臣。故子不子也。宋劭見卷三。

起。豐聚眾萬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

壬午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

將軍廉丹擊之。初。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也。莽遣大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

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甯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初田况對莽言。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

飛蔽天。書法。見本卷上。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攻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平林縣。

故城在隨州東北。人陳牧。廖聊去聲。洪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赤眉破廉丹。誅

之。廉丹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於從逆者。可以懲之矣。漢宗室劉續衍及第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之。漢續書漢宗室。則於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初。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定王發景帝第十子。生春

陵。鄉名。在湖廣永州府甯遠縣。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涇。徙封南陽

綱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陽澤白水

今河南南陽府之白水鄉。在南陽府鄧州。仍改春陵。與宗族往家焉。仁子敞嗣。莽時國除。節侯少子外。爲

鬱林太守。外生鉅鹿今廣西潯州府。准直隸順德府。都尉回。回生南頓漢縣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令欽。欽娶湖陽

劉續比高祖仲兄

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二男。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細。隆。高也。準。謂天庭骨起。狀如日。日角。隆。高也。準。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

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高祖兄名。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秀嘗過穰今南陽府鄧州。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乎。劉向子歆。更名秀。時爲莽國師。封嘉新公。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人李守。好星

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

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續字。兄弟。汎愛容衆。可

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春

陵南陽白水鄉也。舉兵。會續。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

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

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

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鄧州。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冬十一月。漢兵

書段舉兵

與莽守將甄眞阜梁邱複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書法見本卷上。劉縯

欲進攻宛。與甄阜梁邱賜戰敗。縯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

精兵十萬南臨泚水。彼在南陽府唐縣。會下江兵。綠林兵王常等荆州號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案名在南陽府泌陽縣。

縯與秀見王常說以合從宗之利。常等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

郡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爲淮陽王。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

無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名

貪玄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以爲宜且稱王以號令。破莽降赤

眉。然後舉尊號。張印不從。二月。朔。設壇場於涑水。在南陽府城東。上玄即皇帝位。南面

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置公卿拜縯爲大司徒。行定曰。昆三月。劉秀徇日徇。昆

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定陵。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郾。宴。今開封府郾城縣。皆下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

尋邑圍昆陽

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莽遣王尋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

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蓬萊海濱人身長一丈六十圍自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二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為壘

尉軍門都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兵四十二萬號百萬五月出潁

川見本卷下與嚴尤陳茂合劉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出城南門於外

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莽棘陽長

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圖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

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

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

○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

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

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

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

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

馮異以五縣降

劉秀不伐昆陽之功

注。滎川。滎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流至南陽府葉縣。入沙河。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

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

牧守。州牧。郡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劉

秀復徇潁川。郡名。治河南開封府許州。屯兵巾車鄉。在汝南東南。郡掾觀。官屬。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

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今汝州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

萌率五縣以降。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新市平林諸將。以

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

事者。伯升劉續字。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

委委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近弔秀。秀不與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去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更始以是自慚。乃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歆。

自殺。闡明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文飾。甚言。矯證當世。甚至易名應讖。僥倖非望。卒之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末。紀其著述。乃改

名秀之後，乃載在傳，殆若二人，由是後之學者，不復推考，概以向歆並傳，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綱目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為之謀主，不言可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道

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

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懣

不能食，但飲酒啗淡鰻薄魚鰻，海魚名，無鱗有殼。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成紀

隗委囂起兵應漢。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人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囂，素有

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移檄郡國，勒兵十萬，徇隴西今陝西臨洮府武都今鞏昌府階州，皆下

之。公孫述起兵成都。茂陵今陝西西平縣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

兼益州治成都府，牧。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

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眾共誅莽，傳首詣宛。書：人，且志功也。

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既聞更號，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后雖孫女，雖自焚，猶書崩，誅書衆，均其攻也。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見本震

動。析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今河南府靈寶縣掾官職

王憲為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兵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兵

眾共誅莽

王莽但飲酒啗鰻魚，囂起兵，公孫述起兵。

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而長安京師今西安府長安縣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

作室門火及掖庭宮旁黃皇室主平帝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莽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火輒隨之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尖臺漸浸中故

欲阻池水舖補平聲申時食也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戀上聲切分之申

屠建以王憲得璽綬不止收斬之傳曉去聲莽首詣宛更始都宛即南陽府縣縣於市百姓

共提抵擊之或切食其舌圖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圖冬十月玄北

都洛圖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脩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

事司察漢舊儀司隸校尉置從事史十二人以主舉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戈皆冠貫

幘幘巾也卑賤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升老

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圖

以彭寵為漁陽今直隸順天府薊縣太守圖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今直隸大司馬

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圖大司馬圖

復見漢官威儀
劉秀徇河北
除莽苛政

鄧禹杖策
追劉秀

鄧禹說劉
秀

馮異說劉
秀
王郎稱帝
於邯鄲

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病遣囚徒。平其不平除王莽苛政。何也。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杖持也。策馬筆。追秀。及於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見本卷上。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俱號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上聲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綱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寒。鄲。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

郢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劉林漢宗室等信之與趙國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大豪

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州郡響應甲申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今直隸

劉秀北徇

隸順天府大興縣

二月玄遷都長安中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官府治西在西安升

俛首刮席更始委政於萌

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恚俛首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

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承相趙為右大司馬更

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

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

劉秀以耿弇為長史

中離心四海怨叛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耿况遣其子弇甘詣長安弇

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真定府趙州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

摧枯折腐

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今順天府薊州上谷今直隸保定府兵

馬歸發突騎以麟車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耿弇諫劉秀南歸

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真定府定州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

至薊與之俱北徇薊也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

北道主人

燕臺亭
馮異上豆

粥
滹沱河

冰堅可渡
馮異進麥

飯

白衣老人

彭彭諫劉
秀西還

彭龍亦南陽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

尙南首。去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圖薊城反應王郎。大

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圖薊中反應王陽。城內擾亂。於是秀趣促駕

出城。晨夜南馳。至燕無萋亭。在真定府深州城外。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下曲陽。漢縣。今真定

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呼沱河。源出太原府。經真定府南門。及晉州。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斯。澌。無

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

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真定府南宮縣。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

禹屑熱。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屬信都。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

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真定府冀州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

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戎。今直隸順德府太守邳批彤。不肯。光自恐不

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

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

輔。墮揮也。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

唯水滄沱

當備祭遵

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

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

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漢之高光。蓋嘗得乎天矣。唯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手矣。而以大

風脫。滄沱之役。幾壞於餓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虜。邯鄲之戰矣。

而王邯。是果天耶。人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唯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滄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可以人而勝天耶。延岑據

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為將軍。漢中王嘉

薦校尉賈復。及陳俊於大司馬秀。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

軍市。見本卷上。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

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也。祭遵。吾舍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大司馬秀拔廣阿。大司馬秀引兵東北

拔廣阿。今直隸真定府隆平縣。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

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

劉秀拔部
鄆斬王郎

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薊中之亂。

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順天昌平州說其父况擊邯鄲。寇恂曰：大司馬伯

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彭

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力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

將之。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與漁陽軍合。所過擊郎王大將軍以下三萬

級。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四月，進軍邯鄲。

連戰破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秀不省。醒會諸將燒之曰：令平反。側子自安。秀部將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大將樹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

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丙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玄立大司

馬秀為蕭王。○更始遣使立秀為蕭。今江南徐州蕭縣王令罷兵。耿弇曰：王郎雖破，天下

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俱賊之屬數十輩，

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劉玄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百姓患苦王莽，復思

耿弇諫蕭
王罷兵

大樹將軍

令反側子
自安

蕭王破降
銅馬諸賊

輕騎按行
都陳

公孫述稱
蜀王

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侯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

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見卷一。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

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圖秋。蕭王繫銅馬諸賊。悉收

其衆。南徇河內。降之。圖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於鄆。鼓

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俱賊號。來。與其餘衆合。王復與戰。悉破降

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

人馬不帶甲。曰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

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俱賊號。十餘萬

衆在射犬。漢縣屬河內。王擊破之。南徇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太守韓歆降。圖公孫述自稱蜀王。四都

川成。都府。圖冬。赤眉西攻長安。圖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

洛陽。自引兵徇燕趙。圖蕭王將北徇燕。今直隸順天府。趙。今直隸真定府。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

鄧禹薦寇
恂守河內

公孫述稱
成帝

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今河南鮑永

田邑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府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

高祖留蕭何守關中。見卷一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

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即孟津也以拒洛陽。王乃

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梁王永據國起兵。更始元年封劉永為梁王。永故

梁王立之子也。都睢陽。今河南歸德府。

東漢紀 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度刈羣

雄。光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乙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蕭王擊尤來大槍

五幡。俱賊號敗之。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王引軍還薊。後遣吳漢

創業中興
不同

耿純請正
號位
攀龍附鳳

赤伏符

赤眉以劉
盆子稱帝

等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西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

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冀定府趙州。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

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郾。郾。今真定府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敗。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羣臣因復奏請。乃卽位於郾。義記之符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

火色。伏。藏也。漢火德。故云赤伏。四七。二十八也。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皆爲四七之際。漢火德。故火爲主。

南。致堂故氏曰。光武舉兵。始則爲宗祖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縮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

後決計乎。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讖。而王梁帝至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剛明之主。見在尙奇怪。而躬白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眉樊崇進至華陰。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議立宗

室。挾義誅伐。乃立劉盆子。故式侯劉萌之子。時在軍中主牧牛。爲上將軍。崇以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故也。諸將皆稱臣拜。

盆子時年十五。被避髮徒跣。先上聲。徒跣赤足。敝衣赭汗。赭赤也。面赤而汗流。見衆拜。恐畏欲啼。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馬。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尙書令。圖帝

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見卷一侯。禹時年二十四。又按赤伏符。以梁爲大

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湛

爲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爲尙書。使

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徒。事。圖九月赤眉入長安。圖更始單

騎走。將相皆降。圖封更始爲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圖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圖以卓

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圖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會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

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閒爲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

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十里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受其米肉遺去聲。餽也。者。茂曰。亭

赤眉入長安
封更始爲淮陽王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
降陽

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敵民。敵民之氏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議罪曰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蚩○輕侮也其不能。河南郡今河南河南府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給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司馬溫公曰。武光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權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
軍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許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圖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圖**諸將圍洛。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

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

杜詩格殺
蕭廣

鄧禹屯柵
邑

停車勞來

隗囂稱西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見卷上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更始元年。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

為不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

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今開封府扶溝

縣。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

見。賜檠起載。有衣之載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見卷一下遂定都焉。淮陽

王降於赤眉。鄧禹引軍屯柵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

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俱去之。父老童穉。垂髻調○小兒髮之垂者。戴白老也頭白者。滿

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

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恣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

鋒銳。冒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

北至柵邑。漢縣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西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更始元年起兵。二年徵囂為右將軍。後又

州上將軍

大才晚成

守錢虜

四 寶融據河

以為御史大夫歸天水。今鞏昌府。見本卷上。成紀。復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

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逸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馬

援等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

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同撲。木素也。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馬援。今陝西安府。

興平縣人。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休去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寶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寶融

累世仕宦河西。匈奴南界。張掖等五郡地。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

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今陝西行都司。甘肅州衛。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見本卷上。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祝曾為酒

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彤容為敦。煌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瓜沙二州。太守。唯庫鈞為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太

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

丙戌二年秋正月朔日食。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侯鄧禹。廣

陰識辭增封馮勤典諸侯封事

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皆食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

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

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蔡叢較也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檀入聲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

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

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

定今陝西平涼府北地今陝西慶陽府。鄧禹入長安。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行園陵。

置吏士奉守。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

既而赦之。以為中郎將。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

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費。

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

立宗廟郊社。鄧禹入長安。以宋弘為大司空。

宋弘有關
雎之風

遼東豕

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見本。公主新寡。主。帝姊。鄧晨妻。晨初喪。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曰。宋弘止繁榮。成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寵甚怏怏。至是徵寵。寵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本。與寵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士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薊。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雎陽。雖見本。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秋。賈復擊召陵。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郟城縣。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皆平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

寇恂屈賈

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見本卷上。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

醪。牢執金吾時賈復為執金吾官。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

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

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

共車同出。結友而去。綱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綱蓋延克睢陽。劉永走

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綱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府。江南徐

州。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颯隨隆詣闕。綱將軍鄧奉反。綱

吳漢恂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今河南新野縣。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

破漢軍。與諸賊合從。宗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

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咸陽縣。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綱帝於大會中

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見本卷上。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

漢忠將軍。使與彭岑率七將軍討鄧奉。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綱

鄧禹自馮愔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愔宗欲守拘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朔不利。歸

王常心如金石 馮異代鄧禹 光武敕遣

光武詔徵
鄧禹

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怪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飭，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竊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邀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開鄉縣，關音焚。要平聲，約也。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猝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免池。今河南河南府河內縣。要遮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

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延平陳氏曰：郗禹以柵邑付

今懶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

立四親廟
馮異大破
赤眉於澹

上。至春。陵節侯見本卷上馮異大破赤眉於嶠底。賊眾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

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

嶠底。嶠。山名。在河南府水滎縣。東西二嶠。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去異。曰：始雖垂翅疑。去

光武勞馮
異

回谿。在永甯縣。終能奮翼澠池。在河池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出赤眉餘眾東向

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

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

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

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鈇中錚錚。捧。齊等傭去擊也。傭中

劉劭 劉劭 劉劭

佼佼攬也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漢同姓名良郎中。二月，劉

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劉永聞伏隆至劇，帝遣伏隆拜張步為東萊

太守，劉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青徐也隆

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諫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

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

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遠，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

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

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帝自將征

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六月，大將軍

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降。仲况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而劉歆、孫襲為

蘇竟不伐

其謀主。前待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

道。壽終於家。**綱**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耿弇從容言

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樂陵縣。獲索

賊名。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韓信見卷一。**綱**冬十一月。遣大中

大夫來歙吸。使隗囂。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本卷上未附。子陽公孫述字稱

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攻張步。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

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見本卷上。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

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綱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綱**夏。四

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遣吳漢擊五校。五部也。于臨平。破之。遣耿弇祭債。遵等討張豐。斬

之。弇遂進擊彭寵。**綱**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綱**王莽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

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

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

魏囂使馬
援人見

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冬十月。魏囂遣馬

援奉書入見。圖。魏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輸○受。述皆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里門曰閭。相

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

吏為援製都布。答布。白疊布也。出安子國。單衣。朝服中單也。交讓冠。講賓主禮相見之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

交之位。述鸞旗。見卷一。旄騎。秦置旄頭騎。冠熊皮冠。為乘輿先驅。警蹕。見卷一。就車。罄折。身偃折如磬之背也。而入。禮饗

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

孫不吐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若布帛之修整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

稽也。留。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謂髮有市曰幘。坐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謂囂與述。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

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載。陳列榮載於階陛之下。

以爲儀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

刺客。顧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升。上。今見陛下。恢廓大

帝王自有

子陽井底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大傅褒德侯卓茂卒。

○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即天水。見本卷上。○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

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

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

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二月。彭寵名子密斬寵來降。夷其族。

封奴為不義侯。○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

步。○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彭寵之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

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

之。○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

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

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

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

不義侯
以郭伋為
漁陽太守

光武自將
討龐萌

寶融遣使
入見

今河南
歸德府

夏四月寶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初寶融等聞帝盛德

心欲東向以河西見本卷上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年號正朔囂皆假其

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

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隗隗公孫蜀連合從宗高可為六國戰國時六國也

下不失尉陀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陀語曰聞項羽劉季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粵武王融等召豪傑

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秀見於圖書見卷一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

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

東向遣長吏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本卷上有公孫子陽天

水見卷上隴右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

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俱南粵地見本卷上任囂謂趙佗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是教以制

也七郡之計王者有分間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牧璽書至

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疆救龐

耿弇平齊

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渠○今江蘇淮安府海州梁人斬紆

以降。綱冬十月，帝如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綱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

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綱張步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今濟南府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

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濟南府時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

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今青州府臨淄縣相去四十里。弇

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遂

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

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

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

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

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也。詩○以饗或草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涕酒而去其

也。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戰，自且至昏，復大破之。弇知步

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味水。

在青州府樂安縣。上。僵。尸相屬。視。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三年。遣韓信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之。齊王田廣解其歷下軍。韓信用酈微計。襲破之。今將軍攻祝阿

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

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見本卷上。常以爲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

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

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爲安邱侯。今青州府安邱縣。齊地悉

平。弇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焉。**綱**初起太學。帝還。旋。視之。還如魯而返也。書。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目**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遂昌尹氏曰。禮。王制。王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

目於此。特書曰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目**

霸聞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閔仲叔之名而辟。舉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去聲。苦而已。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投，上也。按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其劾狀中，有上文恨曰：已下數語。

十二

隗囂遣子入侍

月，隗囂遣子入侍。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囂將

王元說隗囂

王元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在河南縣新安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

周黨嚴光不屈

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說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圖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書法書不屈何？嘉節守也。書諫議大夫始此。

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

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

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

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寶之士。伯夷、叔

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

陽縣東北，商宮。

洛在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性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魁。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

畫其人。物顏色。訪之。得於齊國。今山東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驚怪聲。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見本卷上。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

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壑。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今江南徐州。太守。

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

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致堂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格。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

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南軒張氏曰。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

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多矣。豈不美哉。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本卷上。為章陵縣。復福除也。其徭役。吳漢等拔胸。

置兩子於度外

馮異入朝

不忘巾車

隗囂反

見本。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回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

閒。以隗器遺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

休諸將於雒陽。京師分軍士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數朔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

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

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回馮異入朝。回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

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武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

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

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見本厚意久不報。異稽啓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石鉤。臣無忘檻咸上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因管仲子齊見本卷上。檻車。四

周著板。載囚車也。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燕薊亭。滹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真定府。小臣不敢忘

巾車之恩。見本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回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回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抵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即隴山也。諸將與戰。大敗而還。

朱浮日食
疏

復田租舊
制
隗囂降蜀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也百姓遭難。戶口耗高去聲。○減也。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

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

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與。秋九月晦日食。執金吾朱浮上疏

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

皆積久。至長子孫。見本。卷上。而閒也。近。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

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

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復田租舊制。詔曰。頃

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令糧儲差積。雖。其令郡國收見田租

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年。三十稅一。遂為常制。隗囂降蜀。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

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

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

班彪王命論

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犄雞上之。高帝十一年。劉徹

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秦二脚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諷切

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見本卷上。有命。不

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

不過一金。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離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韓信彊如梁籍。項梁

成如王莽。王莽篡位。其勢已成。然卒潤鑊伏質。質。捕人檻也。○權音鞠。烹醢分裂。又况遼麼摩。稱微。細曰麼。不

及數子。而欲闔干奸天位者。虜平英雄。誠知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

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上書極陳滅囂之術。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廣竟不答。隗囂上疏謝。帝復賜囂書。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伍

詔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召父杜母

光武討隗

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法見是月。晦。日食。詔百僚

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書法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何。無一人不責之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

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周書。洪範篇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

興奏及之。夏五月。以李通爲大司空。以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見本卷上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

光武討隗

綱鑑易知錄 卷二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二二七

竄
來歙襲略

馬援聚米
為山谷

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眾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囂來歙將二千餘

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

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囂自悉其大眾數萬

人。圍略陽。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

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短車鞞。引○鞞。所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

安府。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

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

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

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第一。城名。高平縣有第一城上。竇融率五郡太守。見本卷上。與大軍會。遂數道上隴。使王

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

六。眾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陝西鞏昌府城西。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

州境內。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止。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

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見卷一者亦

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

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

侯。遣西還所鎮。穎川盜起。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復如廣武。世祖書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二祖同一轍也。高帝見卷一。穎川

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憲之言。秋八月。帝上邽晨夜東

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

隴。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

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

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

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

申。東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

復借寇君
一年

得隴望蜀

漢縣故城。在江
南鳳陽府壽州。
漢縣故城。在
登昌府秦州。
漢縣故城。在
今河南開
封府許州。
羣盜起。寇沒屬縣。河東平陽府。守兵亦
見本
卷上。
公孫
述。

耿純降盜

溫序銜鬚
伏劍

祭遵卒于
軍

雅歌投壺

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今鞏昌府伏羌縣吳漢等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見本卷上搗職瓜反擊也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序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侯祭遵卒于軍。時祭遵尹汴。今陝西鳳翔府醜

詔馮異領其營。國書祭遵卒于軍何。嘉死事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

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

樂也。投壺。見禮記。投壺篇。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據冀見上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

馮異卒于軍

寇恂斬皇甫文

荆門事由征南公

諸將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秋八月，欽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見本卷上。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西安府郿陽縣。侯馮異卒于軍。舊唐書卒于軍，蓋死事也。秋八

月帝如長安，遂至汧。秦隗囂將高峻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見本

卷上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見本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

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

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

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鞏昌府伏羌縣南。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岑

彭屯津鄉。地名，在四川重慶府巴縣境內。數朔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任瀘程汎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終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不

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兵與彭會荆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荊州府

宜都郡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猶言篙師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

魯奇破浮橋

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

征南公。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

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

州。今四川重慶。廢府巴縣。彭上劉隆為南郡即荆州府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

長驅入江關。荆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夏先零連。西羌

名種。羌反。以馬援為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太守。擊破之。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

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公孫述以王元為將

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今葭昌府。今葭州。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

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為虎牙將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祝以軍

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

來歙自書

延來歙叱蓋

蜀彭大破
蜀兵

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歛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彭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拒廣漢。今四川瀘川。及資中。今四川成。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浮。在成都。水府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見本。流而上。都江。即成都府城西。而上。襲擊侯舟。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今四川眉。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侯岑彭。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

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

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崇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以郭伋爲并州牧。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

獲田戎。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郭。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吳漢

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屯

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尙。令不

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之曰。吾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

於是夜銜枚。引兵與尙合軍。明日。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

廣都。留尙拒述。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

宮拔綿竹。與吳漢會於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

不宜專用南陽人

八戰八克

蜀平

今成都府綿竹縣

高午刺公
孫述

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見本卷上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吊祠。賻附贈百匹。業子翬擢逃辭不受。又聘巴郡今四川重慶府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即成都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堅爲今四川敘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

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萌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

隆為光祿勳。常少仕述為太常。張隆仕述為光祿勳。皆勸述降漢。述不聽。少隆以憂死。譙玄己卒。祠以中牢。羊一。敕所在。還其

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太守。

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士皆悅。莫不歸心焉。**參** 森 狼

羌 武都西羌種名。寇武都。馬援擊破之。**回**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隴西 見本

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硯 之任。何

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 閉入 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 豆 留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兵行而逗留畏懦者斬。屬國遇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

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

州牧。**回**上詔寶融與五郡太守 見本 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

千餘兩。既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 今直隸真定府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

夫。姑臧 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 即五 郡地。最為富饒。天下未

詔邊吏不拘以逗留法
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孔奮力行
清潔

定。士多不脩簡操。猶言操節。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雍奴**

今直隸順天府武清縣

侯寇恂卒。

詔勿受郡國異味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國**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醜獨既平。四海寧一。以積年開

關跋履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略無自滿之意。爲如何哉。書之于册。可以爲人君暫得少安。卽肆奢慾者之戒矣。

○**詔**曰。郡國獻異味。

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

不貴名馬寶劍

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載鼓之車也。天子車駕出。後有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

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鄧

○**質**。鄧

拒關不開。上令從

者見。面於門閒。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爲參封尉。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以**紹嘉公

○**見本**

孔安爲宋公。承休公

諸王降爲公侯。宋公衛公

上。姬常爲衛公。○**以**韓歆爲大司徒。○**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

增邑更封。○**漢**自蜀振旅。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

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侯。

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今河南汝甯府固始縣侯。賈復為膠東今萊州府平度縣侯。食六縣。餘各有差。雌已

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復。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

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見本卷上奉朝請。見本卷上鄧禹內

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

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

吏事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教事。司空掌工事。故功臣並不用。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為之區別也。太甲。成康。

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哉。雲臺之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鄧寇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

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邪。

以資融

為大司空。

光武欲完功臣

光武不用功臣

卷上
戊戌十四年。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莎車見本卷上。王賢。鄯善見本卷上。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見本卷上。上以中國新

定。不許。○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美善守舊章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齊語。梅福。見本卷上。○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輕其殊死。謂減死一等。三十

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為常

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在衷。同中。去聲。無取於輕。謹表其尤害於體者。

傅同敷。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

以為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

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元帝年號。建平。哀帝年號。

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史臣斷曰。周興以火鑿教後臣。而即自犯入鑿之令。丁謂以崖州貶寇準。而即自犯窺崖之險。大抵酷吏奸

臣。皆不能自保也。光武恢廓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而梁統易為有此疏耶。帝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

致其子松。疎。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嗚呼。統之此疏。其即興之鑿而謂之崖也。○齊國興鑿。見卷四。謂崖。見卷六。

○已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韓歆之死。先儒既已論之矣。今親編目。書免。書官。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

興鑿謂崖

韓歆不得其死

歆不得其死為可知。夫以上公之尊。無罪見責。而以直諫死。則仕於下僚。出於草莽者。不可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為光武惜也。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

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

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煙入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司馬溫公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有星孛於

昴。夏四月。追諡兄縯為齊武公。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帝以天下墾田

多。不以實自占。去聲。占。隱度也。自隱度。其墾田之數而著之籍也。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

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吏

牘上有書。奏刻曰牘。書字也。視之。云。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弘農今河南河南府可問。河南今河南南府南陽今河南南陽府

不可問。帝詰吏由。問吏由。託辭也。抵言。於長壽街在京城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

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

吏如東海公對

河南南陽不可問

百姓歌張堪

五銖錢

廢皇后郭氏 郭暉諫廢郭后

二千石長吏阿柱不平者。冬十一月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使揚武將軍馬成繕治障塞。漢制。每塞上設險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候城。十里一墩。候以備匈奴騎。

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漢縣。屬山西太原府代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送兩岐。旁出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趾見本女子徵側徵貳反。三月晦自食。○秋九月。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復行五銖錢。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書立貴者。蓋書立陰氏者。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郭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固國郁久闕氏。見卷一。武氏。見卷四。

郭后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書立貴者。蓋書立陰氏者。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郭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固國郁久闕氏。見卷一。武氏。見卷四。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郭暉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諷帝勿助搖太

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子也。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如章陵。帝幸

章陵。見本卷上。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

曰。文叔。光武字。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周旋貌。唯直柔。直而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致堂胡氏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

光武知剛知柔

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東征西討。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可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尙道從。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唯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濫其故。無故不及。以濫於中。性情既治。王道成矣。十二月。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

○壬寅。十八年春。三月。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

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見卷一。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

元成哀平四廟。上自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

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

令長侍祠。安平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大宗。雖發於世之遠禮。以伸私恩。已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非漢者。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

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歷數既膺之後。變帝立廟。以南頓君爲帝

徙四親廟

於道未安

仁至義盡

鄧暉說太子辭位
春秋立子以貴

陰識陰興
輔道太子

考。而禘廟以祀之。以高帝為所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禘廟而上。則立為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廟而下。則立為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遠之為祧。祀之於禘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執嗣而執繼之耶。將厚於太子。而反有以來簿情之謂。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譏。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武亦經生之見自誤其真。厥後宋臣議漢皇之事。猶引光武之禮以為法。蓋徒知英宗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為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困於論也。固國議漢皇年。見卷六。

馬援斬徵側徵貳。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

皇太子。改名莊。書固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

自安。鄧暉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

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驪長又貴。何以不宜立。立。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

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也。難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

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

子尊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獨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

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

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

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

桓榮授太子經

子經

賜董宣錢三十萬

三十萬

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為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

不致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今江南徐州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

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煙入聲。○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

之及。○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賜錢不書董宣何。交美奴也。易彭美之。宜不畏強禦。○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賚焉。可謂盡其善矣。○陳

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見卷一蒼頭也。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

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見本卷上。宣候之。駐一作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上主之失。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而白手殺也。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

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

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

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秋。九月。帝如南

頓。見本卷上。賜復福二歲。○上幸南陽。進幸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

彊項令

天子不與

白衣同

賜復南頓

二歲

吳漢願無
枚
吳公差強
人意

郭况金穴

男兒要當
死邊野

復也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

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

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

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唯疆人意言甚起發。隱若一敵國

矣。謂不可測也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拾行李以辦嚴及在朝廷。斤斤僅也明

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以郭况郭后弟為

大鴻臚。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郭后雖被廢。而帝之加恩其弟猶若此。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冀迎勞去聲。

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

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

奴寇天水。今陝西鳳凰府扶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安府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詔

富貴當使
可復賤

百官祖道。見本卷上。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莎車王賢欲兼并

西域，諸國愁懼。車師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見本卷上。帝以中國初

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

與敦豚煌今陝西行部司馬州衛瓜沙二州太守檄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

至，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為光祿勳。○初，昆為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令，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

林柱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

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策。○西

域復請都護，不許。遂增於匈奴。書法先是再書請都護不許矣，於是三書，其三書河，嘉自治也，帝亦可謂有定見矣。○西域諸國侍子

長者之言

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耶茲慈○西域王

鄴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鄴善車師復附匈奴。

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見本卷上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見本卷上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武陵今湖廣常德府蠻寇臨沅。原○今常德府武陵縣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

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精溪。酒溪。無溪。辰溪也。在湖廣辰州府溆溪縣。○楮音瞞。濞音武。援謂友人杜愔

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

兒。謂權要子弟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也。和也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果爲梁松所構陷

冬十二月。

矍鑠哉是翁

常勝之家
難與慮敵

馬援誠兄
子書

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南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己酉。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食。夏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侯馬援卒於軍中。詔收其

印綬。書法春秋書辛于師。嘉死事也。上書卒於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失夫矣。特書詔職之。馬援軍至臨鄉鄉名在武陵縣擊破蠻兵。初援嘗有

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侯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松字帝增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梁友

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曹好議論

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

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李良豪俠好義。

憂入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漢縣。故城在湖北廣寧陽府城南。長龍述也。季良者。

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

書以誡兒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

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

武陵蠻。軍次下嶠。今湖廣武昌府崇陽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辰州廢城東。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

故城在湖廣岳州慈利縣西。則塗夷也。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

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

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猶言將死。誠可痛惜。前

到臨鄉。見本卷上。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見本卷上。類西域賈古胡。到一

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

會援卒。松因是搆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嘗餌薏苡。

藥名。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通天犀也。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也。草葬也。城西。前雲陽

梁松搆陷

耿舒誣馬援書

朱勃上書 駱馬援

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

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葬不歸

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評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

望帝意稍解國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日之脩君臣之義而已矣

謁者宋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夫

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充守沅陵原

上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

大帥而降羣蠻遂平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即原陵也去洛陽十五里國皇帝踐阼即起陵邑漢制也於是故宣帝作杜陵書初光武作壽陵書初明帝作壽陵書初皆久而後作者也國宣帝杜陵見本卷上明帝壽陵見本卷下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

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帝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見本獨完受其福建武二年赤眉發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

頃無為山陵卑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霸陵獨完 受其福

宋均矯制 降蠻

以魯益東海

辛亥二十七年夏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北匈奴求和親不

許。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今陝西行都涼州衛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

單于新附。今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人畜休去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

命將臨塞厚縣懸購賞北虜之破。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

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魯法廢與之際難矣。廢能為子帝能為父故特書美之。徙魯今山東兗州府王興為北海

青州府王以魯益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見本卷上故優以大封食二

十九縣賜虎賁奔謂三百人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旄頭旄頭騎冠熊皮冠設鐘簾渠上聲。簾鐘聲者。橫曰簾直曰簾。之樂擬於

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而以爵禮賞之過矣。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沛王輔廢后子也故稱沛太后。廢后以善終者鮮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

秋八月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上大會羣臣

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矣。帝可謂能存厚。后可謂善處嫡。故書幾交予之。

桓榮稽古之力

光武不許封禪詔

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支車載衣物車。前後皆蔽。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見本卷上。詔

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

七十二代之編錄。見本卷上。於是羣臣不敢復言。**○**閏月。有星孛於紫宮。**○**夏。大水。

○膠東見本卷上。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掾官屬。第

五倫領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市也。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後補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

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拜會稽今浙江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二月。帝東

巡。封泰山。禪梁陰。國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為有定見矣。書禮之。綱目

許。綱目何為可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為善。故

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國圖太宗。見卷四。

上讀河圖會昌符。符者。義記其名。曰。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以火德王。會命岱宗。泰山也。為衆山之宗。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梁

松等。按索河洛讖文。河圖洛書。讖記之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請

封禪。上乃許焉。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

陽也。事畢。天子御輦登山。尚書令奉玉牒。見本。卷上。簡。天子以寸二分瓊親封之事。

畢。上乃到山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山北曰陰。謂梁父山之北也。

醴泉。泉之味甘如醴。木。則生朱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秋。蝗。國法書蝗何。為災也。上書醴泉亦

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產芝九莖。而綴書。皇。世。而繼書。蠶。綱目之意微哉。冬。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

讖於天下。國圖書起何。無虞鑿言之也。建辟雍。盛典也。而繼。有宣布圖讖之書。則帝之所學駁矣。特書讖之。

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見在。卷上。而貴於異

宣布圖讖

桓譚諫用讖文

臣下議讖

樂此不為
疲

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其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六見卷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猶異所謂奇偶也之類。陛下宜重明德。發聖意。屏丙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猶音方所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郡丞。道病卒。

綱丁巳二年春二月。帝崩。**綱**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甯。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綱**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編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幸河北則特書除莽。

苛政。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作者。元年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戚。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見本卷上。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高密見本卷上。侯禹。元功之首。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王蒼。明帝之弟。寬博有謀。其以

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視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諡法。照臨四方曰明。○帝善判理。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戊午。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

如元會儀。太官上食。太常奏樂。是後遂以為常。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

享而已矣。蓋慕靈輿。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東海王彊卒。需法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彊之能處廢也。好時止。○漢縣故城。在陝西

西安府。侯耿弇卒。

臨痛養老

三老五更

冠帶闔橋
門
明帝尊師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見本卷上。冬十月行養老禮。國語奇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明堂。歲嘗辟雍。然後聞宣在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

之議。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贊矣。文治可謂盛矣。是以詳書之。圖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去年肇建三雍。未及臨。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於册。足為美稱。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耕禮。又王魯子。始之養也。設三

學而養老。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顏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

堂。上自為下。二字俱去聲。說。自先為諸儒下。一問難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桓榮之前也。冠帶插紳。插。紳帶也。謂插笏

於大帶革帶之間。之人。圍繞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旋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圍橋門。於是

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

以榮子郁為侍中。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丹入為皇太子。后援之。女也。

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

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

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

德冠後宮

圖畫功臣於雲臺

馬援不與雲臺

鍾離意諫起北宮

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實也。後宮。卽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熟練也。裙不加緣。視也。朔望。諸姬主。公也。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起也。縠。細縠也。就視乃笑。后曰。此繪。情也。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竇譚。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容。鮑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見本卷上。之親。獨不與焉。**致**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衛。猶車轂房中。三十幅各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星。舟星。北。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書以鍾離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圖**圖明光。時天旱。尙書僕射夜。鍾離復。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見卷一。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撞耶

劉平惠政

郭賀行部
去禮帷

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注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尙書以下。至見提底也曳拖也。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曲禮下篇之辭。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栗。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鍾離意薦全椒今江南縣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巡行所部郡縣。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但班詔書而去。○秋八月晦日食。○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見本卷上荊州今湖廣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見卷一冕旒。古者諸侯大夫。皆有冕。但以旒之多寡別耳。禮器。天子十二旒。諸侯九。士大夫七。下大夫五。敕行部去。檐詔平帷。蔽車前曰檐。在旁曰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也。來。○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坐怨望。縣懸也飛書猶言匿名書。不知所從出。畫飛。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

日。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

誦黃老黃帝老子之微言。尙浮圖釋氏寺塔。俱曰浮圖。亦作浮屠。之仁福。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

疑。常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乃梵語也。秦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之盛饌。初。帝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祝。西域國名。一名天竺。所謂浮屠胡是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

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

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

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

王英最先好之。項山邱氏言。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爲。實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效外夷之人。開茲大變。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黨之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哉。

極言復以示百官。書因特筆也。詔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復以深美之。是故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無不有大應者。帝則國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

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

丙寅九年。大有年。國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有詞同而旨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爲拘者。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年。何哉。程頤子發明與旨。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爲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歡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

大有年。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年。何哉。程頤子發明與旨。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爲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歡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

大有年。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年。何哉。程頤子發明與旨。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爲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歡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

明帝求天竺佛法

楚王英最先好佛

大有年 春秋記異 不記祥

綱目災祥
並記
匈奴遣子
入學

此義。然則春秋之書百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益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脩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綱目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綱目三不道得國。見卷一。

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光武母家。郭氏陰氏。俱光武后家。自皇太子。

馬氏。帝后家。諸子立學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號四姓小侯。以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

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俱軍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鴻為侍中。初陵陽。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漢音代。侯丁緄。琛卒。子

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

江鮑駿。遇鴻於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讓也。貴之曰。昔伯夷吳札。二人俱讓國而逃。亂世權行。故得伸

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

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待中。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

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見本卷上。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

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詩。邶風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誦及采菽。詩小雅篇名。蓋言諸侯來朝。天子好之無已。雖錫子之厚。而意

平 手詔賜東

四姓小侯
丁鴻讓國

言大副要腹

猶以為薄也。以增歎息。日者也。往日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

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

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今北直順天府薊州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

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

今江南寧國府涇縣。

楚王英自殺

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茲自殺。楚王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

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

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今江南蘇州太守尹

興名。乃徵興及掾硯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

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

陸續對食悲泣

維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

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獲畫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捶追。上之。捶。以杖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閑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致堂胡氏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致知後世之盛也。既以自殺。而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丁必見性而不能逃。殄滅華倫之罪者。可勝計耶。初作壽陵。書法。見卷一。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三月。至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詣孔子宅。書法。此其書語何。不以位加道也。惟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封皇子六人為王**。**封皇子恭為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黨為樂成。實質云。未詳。王衍為下邳。見本卷上。王暢為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昞為常山。今直隸真定府。王長為濟陰。今兗州府曹州。帝親定其封域。裁令下半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今陝西行都司

涼州衛。○謀擊匈奴。

班超立功西域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儀。彤。容。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

在陝西行都司肅州衛。瓜沙二州西。

彤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

馬假者權攝之義。班超。班固弟。

與從事大將軍屬官。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

見本卷上。鄯善王廣。奉

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

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

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

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初更。超遂將吏

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

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

文俗吏

以火攻虜

廉范破匈奴

廉范其愚不可及

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大將軍屬官。有司馬一人。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見本卷上。

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去聲。心。自修大也。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

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圖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此其書入何。譏也。爲爲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

圖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

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屑火營中。星列。虜

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見卷一。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

相麟。者。藉。踏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圖瓊山邱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稜之

諺。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渭水。得教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下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壽融乃去。二也。業師薛

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收之。至觸顯宗之怒。而叩辨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託竇憲。得無愧哉。

北海智慮
長懷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山東青川府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魚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白狼等國入貢。益州今州四成都府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府茂州以

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夏

五月百官上壽。舊唐書。此何以書。譏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貢備賢者。故特書。譏之。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

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

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自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

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雌冬十一月。竇固等擊車師。西域降之。復置西

域都護。見本卷上。戊巳校尉。見本卷上。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

百官上壽

耿恭擊卻
匈奴

毒藥傳矢

郎官上應
列宿
反支日

尉耿恭。恭擊卻之。北單于遣左鹿谷蠡離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是為戊戌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以毒藥傅附矢。語去聲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傷者。必有異。虜中矢者。

視創昌傷也。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

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見本卷上秋八月。帝崩。帝崩

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光武年號制度。無所變更。耕后妃之家。不得封

侯與政。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為梁松所尚。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

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與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見本卷上。以反

支日。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辛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

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捐也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

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賀善贊曰。永年富教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一。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平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日食詔羣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葬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牟模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錄采記也。總領

衆事也。尙書有錄名蓋始於此。

十一月以第五倫爲司空。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

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

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關國王者不勤遠略。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武

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稍關謝實。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竇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卽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卽經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

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辨而明矣。或焉者龜茲。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

寵。時爲已校尉。屯車於柳城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

恭。見本恭率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糞鎧體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

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

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

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見本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

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見本酒泉敦煌。見本三郡及鄯善。見本兵合七千餘人

以救之。是月晦日食。以馬廖聊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以太

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校

煮鎧擊食
筋革

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大旱。

◻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炆，明帝太子，母賈氏所生，馬皇后養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溫克令儀曰章。帝祇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所短也。

陳寵請尙寬厚

第五倫請尙寬厚

◻ 丙子。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時承永平明帝年號。故事。吏政尙嚴切。尙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甯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今河南開封縣陳留府令劉豫。冠賞軍汝城。在河南南陽府鄧縣。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去聲。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

馬太后不許封外戚

馬廖上疏勸成德政

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綱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西域國綱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綱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

封外戚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見本卷上不聞澍雨之應。夫

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

帝子等。見上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

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盡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

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廖太后兄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春冬夏三服之官成帝御浣

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

必有其本。傳曰。吳王春秋吳公子光好劍客。百姓多創瘡刀傷。癥瘕也。楚王春秋楚靈王好細腰。宮

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同音記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兩漢外戚
無一可疑

詔諸儒會
白虎觀議
五經同異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
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雪航趙氏曰。嗚呼。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
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為侯。豈不大有懸絕

乎。其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成。兄子嚴教之善。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
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疑

者。稽歎
休哉。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融孫
勳之女。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王上
方四垂邊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

壯時。但慕竹帛。見本
卷上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

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

進。見本
卷上就第。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十一月。詔諸

儒會白虎觀。貫
議五經同異。宣帝之篤。嘗書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
見。其再見何。嘉寧經也。宣帝。見本卷上。楊終言章句之

徒破壞。怪
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

諸儒會白虎觀。在北
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
通是。丁鴻樓望。

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固超之兄也。

以直言士補外官

綱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詔所舉以巖穴士之隱於巖穴者為先。勿取

浮華。綱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綱 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闕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憂其末而失其本乎。直書於此蓋譏之耳。詔曰朕

思遲去聲。○緩而有所待。曰遲。思遲猶言希望也。直士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瀝略聞子

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光武年號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

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綱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今四川成都府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

制禁民夜作以防房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視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叶聲昔無襦。如

今五袴。

綱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綱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譖陷也。自光武寵

陰后而廢太子。故竊察踵而行之。如出一轍。諒謀不足以詔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册。皆可愧矣。初帝納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

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

廉范五袴歌

陷宋氏。誣言欲為厭聲入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王。以肇為皇太子。出

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

輿。**綱**秋。八月。東平王蒼見本卷上歸國。是年春。諸王來朝。東平王蒼留京師。至是歸國。**國**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朔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

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

祖送。祖道而送也。流涕而訣。別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國**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

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無姓名上書者。若飛來也。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

見本卷上兩貴人皆以憂死。**綱**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國**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

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

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休去聲。賦歛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

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

第五倫請抑寶憲

解醒以酒

切首寶憲

事憲如孤雛腐鼠

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寶氏益貴盛。皇后兄憲

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寶憲椒房見本卷上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諸

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

驕佚所從生也。三輔京兆馮左尹。邛不扶風。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

猶解醒醒。酒病。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

夫。防其未萌。今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價也。請奪沁水。今水

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也。愈猶差也。趙高

指鹿為馬。見卷一。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尙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

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滅損也。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溫公曰。人臣之

以明君疾之。孝章貴憲善矣。然卒不能諫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

之而不能計。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令周紆迂獄。尋赦出之。周紆為雒陽京師。今河南府洛陽縣。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擊。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知賣菜傭乎。於是部吏

李邑毀班

超

班超去其妻

班超即遣李邑

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同曲也。躅積累足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京師肅清。竇夜至止姦亭。亭長拔

劍肆詈。利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射也。出之。圖以班超爲西域

將兵長史。圖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

孫見同使者。邑到于窰。見本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

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見卷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

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

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同恤人言。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圖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圖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

守職益懈。而吏事寢浸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標。章曰。夫國以簡賢爲

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

綽。優於趙魏者。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功臣年表。明其等曰閥。積曰閥。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綱**秋八月。帝南巡。○冬十月。至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

以朱暉爲
尙書僕射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爲尙書僕射。

夜

綱暉嘗爲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尙書張

朱暉不從
張林之議

林上言。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

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見卷二之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

歸官。則下民窮愁。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

以孔僖爲
蘭臺令史

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賢老也。

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綱十一月。還宮。

綱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魯國一令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綱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僖。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駰。同

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

孔僖以書
自訟

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

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

賜毛義鄭均

喜為親屈

諸戚俗吏矯飾

固應悛證改。儼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昭管仲。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自昔昔先君襄公。其惡以為高位。而符璽也。不聽國政。卑侮海士。而唯女是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者何。管仲乃對。以致過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御史。令史御史。賜毛義

鄭均穀各千斛。盧江府廬江縣。毛義。東平府東平縣。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

里。南陽今江南南陽府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徵書適至。以義守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

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辟。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皆不

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去親屈也。均兄為縣令。頗受禮遺。

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

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乙酉。二年春正月。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

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慄也。至無華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今河南開封南

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

襄城

白衣尙書

至魯祀孔子

第五倫有私

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朔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綱**二月。帝東巡。**目**帝之

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張酺。至是東巡。酺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帝幸東郡。

引酺及門生掾硯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

禮。行過任城今山東兗州府濟甯州。幸鄭均舍。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綱**耕

於定陶今兗州府定陶縣。柴告燔柴祭天。告至也。岱宗。見本卷上。宗祀見卷一。明堂。見本卷上。三月。至魯。今兗州府曲阜縣。

祀孔子。**目**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子所居里。在曲阜縣西二里魯城內。作六代黃帝。堯舜。禹。湯。武。之樂。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

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綱**夏。四

月。還宮。假格于祖禰你。

綱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

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

曹褒定漢禮

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詔侍中曹褒定漢禮。**○**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彼是非。故久而無成也。**○**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會案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見卷一。夔足矣。見卷一。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見卷一。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丁亥。章和元年。秋。改元。舊法改元不書改。此何以書。諛信諛也。**○**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爲罪。遂詔

改元章和。太尉掾硯何敞昌上聲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

緣政而生。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八月。

晦。日食。**○**曹褒奏所撰制度。○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易邪。夫以先漢禮自不言可知矣。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貫婚吉凶。

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堂致

曹褒奏所撰制度

胡氏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展。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緣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載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繆。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順陽范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以孝道。太子肇即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太后臨朝。寶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

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學而貴者傲。

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見本卷上。稱為賢臣。近陰衛尉見本卷上。克

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

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周書召誥篇辭可不慎哉。

冬十月。侍中寶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明

寶憲以凶險之資。行盜賊之計。殺列侯於屯衛之中。又從而歸罪他人。洎朝論不容。推舉得實。始正主名。蓋即致于重辟。以正主誅。既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憲之桀逆。

固自不可勝誅。然主之下內。以成其惡者。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曰憲請北伐。而曰太后以食將軍。使擊匈奴。曰以曰使。而後責始有歸。此蓋推原禍端之論。為後世母后之戒也。噫。都鄉故城。在直隸順天府涿州。

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寶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

崔駟戒寶

寶憲殺都鄉侯

鄧壽自殺

魯恭諫伐匈奴

之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冷平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見本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貴人所生。竇皇后養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夜鄧壽。壽自殺。竇憲將行。

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邀功

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委。免冠固爭。諱前後十上。眾皆危懼。

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

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

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是以聖王之制。羈縻見本。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

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蒿去。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

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陛下獨奈何以

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篤景寶憲二弟起邸第。

侍御史何敞上疏。言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寶憲嘗使門生齋濟

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

減死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未行。自殺。夏。六月。寶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煙然山。

刻石勒功而還。國北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寶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至于三千餘里。揭地書之。不沒其實。正以著其窮追遠討之罪。寶憲耿秉

出朔方今陝西甯夏衛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大破之。斬獲甚眾。降二十餘

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秋。

七月。會論稷山。在浙江紹興府東。西。崩。九月。以寶憲為大將軍。寶氏兄弟驕縱。尚書何

敞上封事。密奏。早。寶封版。故曰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兇戾。猶飢而食寺之以毒。適所以害之

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倨。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

上令平皇太后損文母文王之號。陛下有誓泉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公弟共叔段。段謀殺鄭莊公。遂置母子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憲乃白白於太后。出敞為濟南濟南太傅。王康。大水。

何敞上封事

寶憲擊匈奴
登燕然山
而還

竇憲擊匈奴於金微

山竇憲殺樂

妖

袁安暗鳴流涕

竇憲伏誅

與鄭衆誅竇憲

辛卯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竇憲以北匈奴

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在韃靼國中大破之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竇憲殺尙書僕射樂恢。憲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恢

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去尙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

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管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

能以謙自引則四舅憲爲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矣

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諷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聲入無敢

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暗

鳴去聲○啼極無聲也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壬辰四年夏六月朔日食○地震○旱蝗。大將軍竇憲伏誅。憲於是收印綬遣

臣莫由親接以鈎盾閔上聲○宦者近署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作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

臣莫由親接以鈎盾閔上聲○宦者近署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作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

臣莫由親接以鈎盾閔上聲○宦者近署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作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

和帝足繼
孝昭之烈

班固著漢
書班昭踵
成之

易陽地震

隴西地震

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

公不與大政。而鄧衆有功。由是宦者用繼。馴致亡漢。可勝歎哉。國。孝昭。見本卷上。

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

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致堂胡氏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

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若外戚禍敗之豐。則又靡靡皆前日事。固乃爲著憲賓客。以之殺身。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當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以宦者

鄭衆爲大長秋。

國。大長秋何。宮闈職也。以宦者爲之常事爾。何以得賞功也。自鄭衆興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帝策勳班賞衆每

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今直隸保定府雄縣。地震。○九月。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夏。蝗。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秋。閏

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

見本卷上。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

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淅陽縣。公主子梁扈。

奏記三府。

太尉。司徒。司空。

求得申議。太尉張謩言狀。帝

感動良久。謩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子上書自訟。乃知貴

劉愷讓國

人枉歿之狀。三公即三府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綱**葬章德皇后。○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綱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綱**冬十二月。以劉愷爲郎。**回**初居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俟劉般

班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

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綱壬寅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回**陰氏妒忌恚患恨。有言后挾巫蠱見本

卷上。道者。后坐廢。以憂死。**綱**徵班超還京師。**回**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

大家。姑○曹壽妻名昭。上書爲去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尙

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

尚

班超誠任

所言平不

歲時但供
紙墨而已

無大魚。察政為政察察大明。不得下和。宜蕩佚迭○寬大舒緩之意。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

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

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

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

哀請謙讓。故兄鷲實終帝世。不過中郎將。封鄭眾為鄴巢鄉在河南南陽府侯書法元帝之。

為中書令而已。未有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宦者封侯自此始。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

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太子勝有痼疾。少

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氏曰。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竊竊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

禮對者。克納嘉言。四夷希德。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崩。長子有痼疾。少子

生始百日。於是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雒陽令王渙卒。渙居身平正。能以

明察發摘姦伏。見本卷上。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爲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人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爲郎中。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壽二歲而崩。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丙午。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姜上聲。襦。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

見特贊。獨贊拜也。與三公絕席。三月葬慎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夏四月。以鄧鷺爲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見本卷上。子祐入卽位。太后猶臨朝。

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持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日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九月大水。○葬康陵。在河南府

南府城東南。○隕石于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冬十月。大水雨。雷。○十一月。清河王慶卒。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孝王康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寬容和平曰安。○卽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丁未。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夏四月。封鄧鷺及弟悝。弘閭皆

爲列侯。鷺辭不受。書法書不受何嘉讓也。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三公以災異免

綱鑑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兼免三公。夫鎮撫中外。變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威臣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忠其憂。苟不得行其志。蓋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乎。官居其位。謬曰。權非已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盡辭其責。可乎。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姓。統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怪異數至。水旱為災。而反以策讓也。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

綱鑑戊申二年春正月。鄧鷲擊鍾羌大敗。
綱鑑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
綱鑑六月大水大風雨雹。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綱鑑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綱鑑冬十一月。徵鄧鷲為大將軍。鄧鷲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綱鑑伯起。鷹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太白入北斗

關西孔子

今湖廣荊州府刺史。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城。

楊震四知

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

清白吏子孫

常疏食步行。故舊咸欲令平擊，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

綱己酉三年春正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

有差。○冬十二月，并兵○今山涼今陝西行部大饑，人相食。

虞詡諫棄涼州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龐參說稅鄧鷺徙邊郡不能

自存者，入居三輔。武帝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鳳翔府。鷺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

虞詡許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

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見本單外二也。諺曰：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

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宵父

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

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猝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氏羌以為前鋒。席

卷上而東。則函谷關名。在河南河南南府新安縣。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為然。詔因說

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

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師。太傅。司徒。司空。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覲。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綱**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目**鄧鷟以前

議惡虞詡。欲以法中去之。會朝歌今河南衛輝府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

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

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是為三科。

收得百餘人。貰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居○衣後稱。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

散。縣境皆平。

綱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見本卷上。地坼。**目**長百餘里。**綱**夏。旱蝗。○六月。河東

虞詡為朝歌長
盤根錯節
三科募士
采線縫裾
日南地坼
河東地陷

今山西
平陽府·地陷。

虞詡爲武
都太守

乙卯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圖固於是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皇后卒以亂朝關雒憂在進賢宜矣哉

后性妒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一卷死李氏。冬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太守羌衆數千遮詡

于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嶠谷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即嶠山也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抄略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

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一卷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

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

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現弱吾今示

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鞏昌府隴西縣數十日

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

使二十強弩共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

虞詡增竈
虞詡示強

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俟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綱己未。六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綱**豫章芝草生。書法見本卷上**回**豫章今江西南昌府有

豫章芝草生

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善瑞乎。祇乃止。

綱庚申。永寧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綱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侯。**回**太后自

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

救災戾。故天下復平。歲乃豐穰。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杜根嘗上

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宜城山。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為中

酒家保。酒家作保備也積十五年。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

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

杜根為酒家保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讓
帝意

薛包至行

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書述詔舉有道。終○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王。皇妣曰李德后。書述詔舉有道。終○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書述詔舉有道。終○
 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同。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
 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為初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猶東方朔。所謂以管窺天之意。謂言
 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事者。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妄誕也。○以薛包
 為侍中。不拜。書述書子之也。書不拜。始此。○初。汝南今河南汝南府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
 之。包日夜號豪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
 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
 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汝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也。頓壞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
 安也。弟子數朔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一卷徵至。拜侍中。包以死

加禮如毛

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見本徙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

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翊。可問王子。鄧太后徵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故貶。為都鄉侯。

死。則曷為以自殺。甚道之者也。驚為昏臣。既追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

閏。皆為列侯。書曰。鄧后即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矣。帝以耿貴人帝母。兄

寶。監羽林車騎。宿衛之士。宋氏見本。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

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為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帝乳母。聖女伯

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

為本。治以去上。穢為務。方今九德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未事。未任。嬖倖充廷。王

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視。託。損

辱清朝。宜速出阿母。阿依之母。謂玉璽。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

皆忿恚。秋八月。以劉愷為太守。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都尉范滂犯贓罪。吏議欲

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善善及子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

楊震請速出王璽斷絕伯榮

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之意也。詔從之。

王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尚書僕射夜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

榮。獨拜車下。脩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僕從。人去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昔韓嫣僅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

而嫣受毆刀刑人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假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

怒。為皇太后泣。後以姦臣聞明主嚴天元猶言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

萬幾。書奏不省。汝南黃憲卒。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甯。汝南今河南汝甯府。太守

王龔。政崇溫利。好才愛士。以袁閔郡錄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憲不屈。蕃就

吏閔。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

遇於逆旅。客舍也。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閔。

未及勞去。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憲字。耶。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憫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

陳忠諫遣女使

牛醫兒

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

原今山西太原宗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

高閔字之器。譬之洄癸濫咸。上聲。○泉旁出曰洄。泉。正出曰濫泉。雖輕而易挹揖也。叔度汪汪深廣。若干

頃波同波。音卑。玄水曰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濃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

高乎。使得聖人作歲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野王君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君。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乳媪而列爵受封。大書十册。漢治雖欲

不哀。其可得乎。班超以班勇少子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本冬。以楊震為太尉。耿

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宦官曰國家所重。欲令公辟也。舉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顯后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陳忠薦汝南見本周燮。南陽河南南陽府

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

東閩之敵

國君獨何為守東崗之陂。陂○在汝南府城東南。周樊隱處。乎。燮曰夫修道者度鐸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遺歸故郡。震自

殺。震因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譏果矣。故持筆書之。樊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

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

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卽其夜遣使者策收太尉震

印綬。震於是柴門。塞斷其門。不通出入。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

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

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配一。卷而

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

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

月。廢太子保為濟陰。今山東。東昌府。王。江京。雙豐。與閻后護太子故也。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去雷。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于葉。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還宮發喪。

城四夕陽亭

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

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尊皇后曰皇太

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侯懿入即位。國綱目書尊

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執尊之。自尊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册。

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去聲。梓

宮。天子棺以梓木為之。曰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

聖伯榮徙雁門。閻顯忌樊豐耿寶。風諷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

豐及謝暉。蘊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為卿校。並處權

要。威福自由。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

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

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妒忌。殺

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語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閻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

中牢。書法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寶。遂水敗而後祠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國綱祭陳寶見卷三。祀魏徵見卷四。祭九齡卷五。詔以楊震

祠楊雲以
中牢
皆事後之
思
大鳥集喪
前

虞翻上書
自訟

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雲遺歸故郡。欲歿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留停靈喪。露棺道側。葬日。大鳥高丈餘。集震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偏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官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

不能救漢
祚之衰矣。

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郃之請也。皇太后閻氏崩。

○二月。葬安思皇后。秋。七月以來。歷爲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

赦出之。以爲尙書僕射。夜左雄爲尙書。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爲太

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大

司空。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房刑

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吏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

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即三公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

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戶魚死。謂其子曰。我言。適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肯。不能退。死不當埋。殮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

防。屢寢不報。詡不勝升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

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教○左校令掌左工屬將作大將二日之中。

傳轉考四獄。浮陽故城。在直隸河間府滄州。侯孫程等乞見。言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

明正。反搆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

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

不可爲。後書黃瓊傳。皎皎者易汙是也。容容遺衆上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

蹇。非躬之故。蹇。雄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必有匡。

弼之益。由是拜雄尙書。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見本卷上。爲恭愍皇后。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爲。

五官中郎將。初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在南陽府裕州。之陽。州郡禮請。公。

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纁。赤色。帛五匹。爲束。三玄。纁。備。

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

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光祿大夫。

賜告歸。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今河南河南府。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

孫程救虞

虞詡薦左

雄

聘處士樊英

張楷謂樊
英
進退無所
據
李固遺黃
瓊書

驅驢負笈

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今河南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

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吝也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時

又徵廣漢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楊厚。江夏今湖廣武昌府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戾。以為

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迎也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

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嶢嶢同硬。音敲。○堅硬也。者易缺。皎皎明白也。者易汙。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樊君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

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平聲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朔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合郃之子也。少好

學。郃為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策馬筆驅驢。負笈及書籍。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

入公府定省。醒醒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沈景爲河間相

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今湖廣郴州獻大珠還之。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

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殿

上侍郎贊拜。景峙也。上聲。挺然立也。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奔。武上之號。言其勇猛如虎之奔騰。曰是非王邪。景

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耕服。景然後拜。出

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會無

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秋九

月起太學。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盡爲蔬

園。將作大匠官名。掌脩作宗廟殿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翟宅酺蒲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議欲探貪籌以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

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

帝從之。恭懷皇后見本卷上。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

探籌定后

起太學

立孝廉限
年課試法

左雄限年
察舉法

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

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見本**冬**。立孝廉限

年課試法。國議也。其議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法。課茂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為四科。甚議之。**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吏民之道。必

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

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荀且莫慮長久。臣愚以

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

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四十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文吏課牋奏。牋表。奏章。

副之。再往端門。殿之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

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

顏淵子奇。降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

之。胡廣出為濟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唯汝南今河南汝南府

陳蕃。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李膺。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

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冲帝年號。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註]**陽夏袁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

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圖]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圖]**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

曰。三公上應台階。即秦階也。秦階三台也。凡六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

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傳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生上興致升平。其可得乎。

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去年閏十二月。恭陵百丈麻火。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

後。陰寒失節。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

八月。熒惑見本。出入軒轅。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

天苑十六星。如環狀。趨參。森。參為白虎三星直。左足入玉井。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恐有羌寇。宜為預備禦。六近者白

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

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

郎中。辭病不就。**[圖]**封乳母宋娥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君。**[圖]**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

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侯。左雄上封事。見本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

郎顛災異 對 郎顛條便 宜七事

山陽君居 左雄上封 事

京師震拆
同月
李固對策

尙書猶北
斗

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舊〕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拆。同月也。警戒至矣。
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明帝年號建初章帝年號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班也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

隄防。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同遭凶年。不足為憂。今

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

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

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

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置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燻入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

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圖]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圖]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

作承風風言承望按之。參稱疾。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圖]甲戌三年夏五月旱。[圖]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

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

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

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

周舉消變對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
絕圖讖

中官養子
襲爵

李固奏記
梁商

之費。慎宮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

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宰

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

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緯。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竇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上疏言。圖讖成

於哀平哀帝。平帝。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平世取資。欺罔較覺然。甚明也。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太一下行八封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故謂之九宮。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

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

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白書封鄒梁爲鄒鄉侯。而中官封爵矣。子是聽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特書曰

初。病漢也。前漢鄒梁。其本卷上。**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綱**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

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

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

郭正稱法
眞

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綱]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地震。

[綱]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襲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然太尉。○以梁冀爲河南尹。

[綱]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長安府。徵處士法真。不至。[綱]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真。博

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綱]地震。○十二月。還

宮。

周舉劾左
雄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綱]初。左雄薦周舉爲尙書。至是。雄爲

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管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

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

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盾子。任韓厥韓獻子。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

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本見

賈賓獨無
所薦

徒李固爲
泰山太守

上卷

良賀。請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見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爲河南尹。

○以周舉爲諫議大夫。○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

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

守。○荊州今湖廣荊州府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去聲問境內。赦寇盜

前釁。與之更耕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去聲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

降。奏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吸而固

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

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

賊皆弭米散。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栩。許馮羨。爨巴。

遺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張綱為廣陵太守 單車詣壘

魚遊釜中

張綱。郭尊劉班。分行上聲。巡察也。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綱以李固為將作大匠。見本卷上。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南揚州府。賊張嬰寇亂。揚徐三州。見卷三。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親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今直隸冀州。刺史蘇章。

蘇章不私
故人
一天二天

吳祐觀過
知仁
地百八十
震
增孝廉為
四科

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相吳祐。雒陽自王渙見本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

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

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字章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字德孫性私賦民

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去聲

具談父言。祐曰。掾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

衣遺去聲之。

○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自九月以來。地八十震。山谷拆裂。

壞怪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增孝廉為四科。○國書增為四科何。譏也。前有試家法課。賤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為四。孝悌為四科之一。

則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見本專用儒學文吏。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

種蒿手劍
當車

充高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言。何以

知非姦也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

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綱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卽

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九月。葬

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綱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

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

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同者也。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作渡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去聲。祿猶鑿墉也。墉牆也。基之趾也。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

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綱冬十月。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名炳。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

李固請立
年長有德

太后委政
李固

海水溢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卽位。罷蒜歸國。**○**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戒鄧閻之利幼弱。鄧騭立廢帝。閻顯立北鄉侯。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蒜罷歸國。**○**葬懷陵。**○**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弑。壽九歲。諡法。忠正無邪曰質。

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海水溢。**○**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甲吾侯志入卽位。太后猶臨朝。闕明春秋之法。君弑而罪不討。則以國爲無人。以梁冀之凶悖。固未足以討賊。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烏有大行以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翁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跋扈將軍

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與聞乎弑。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於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靈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

帝少而聰慧。嘗

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未水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亦留。天者跳跋扈而出。故言跋扈也。

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羹餅

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也。窮詰也。案勃

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

卿。廣求羣議。令平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

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中

常侍曹騰。夜往說冀曰。將軍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

將軍受禍矣。不如立今直隸保定府蠡縣螽名志。平原王翼子。時太后欲侯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

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

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螽今直隸保定府蠡縣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尚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

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於廷尉。凡

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在

獨固喬守
本議

則雖有仲尼之志。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綱**秋。七月。葬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綱**九月。追尊河間孝王平原王。為孝穆。

皇。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嬪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實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其是之謂乎。

日食正旦黃龍見譙

綱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現譙。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綱**

夏。四月。地震。**綱**六月。以杜喬為太尉。**綱**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

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綱**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

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恆辭也。此其書立

皇后梁氏何。后太后女弟也。倫序亦少乖。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綱**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綱**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

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綱**宦者唐衡左棺。管等。共譖杜

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嵩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

侯。徙桂陽。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卷上。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

獄中。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綱**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

梁冀殺李固杜喬

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己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九月地再震。

山崩。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前官。錄其也。淑少博學。有髙行。李固李膺等皆師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高陽里 得御李君

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見本相。蒞事明治。稱為神

君。有子八人。儉緜衰靖燾導汪爽肅專孚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故城在河南開

令苑康更耕命其里舊名西桑曰高陽見卷一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

以同郡陳實殖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實出

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舉公府。年輩遠在實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

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實可。

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實懷檄文書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

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也。召乃

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者也。實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邱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靜。

陳實過則稱己

蕪城君

張陵劾梁冀

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實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上聲部。吏慮民有訟者。白

欲禁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沛國賦歛違法。解

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苟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皓兒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具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

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

弟何太無皂白謂不區別是非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春秋齊大夫。劉姓。名佐。字武子。好招橋人過以

致怨惡。如字。○左傳或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率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訴於靈公。而別鮑率。明年。殺國佐于內宮。○聲孟子。靈公夫人。今豈其時邪。

必欲保身全家。爾汝道爲貴。

○庚寅。和乎元年。春。正月。朔。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

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襄城見本卷上。君。夏。五月。尊博園。優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尙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非日食不書。罪。此其書朔何。罪。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譏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冀之忍。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謂梁冀之寬。一字之筆。

制殺矣。○周武。帝。殺。梁。冀。見本卷上。○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尙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

○

皆殿前衛士 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河南尹不疑。梁冀之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

才。誤見擢序。令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

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圖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

風拔樹。晝昏。圖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圖。因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涿郡直

隸順天府涿縣。崔實。直。以獨行舉。詣公車。一。見卷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論政。其辭

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凡

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

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同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算計。

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

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

一。見卷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見卷一。干。盾也。戚。斧也。皆舞者所執。足以解平城之圍。一。見卷蓋為國之

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

桓帝微行 詔舉獨行之士 崔實論政

宜寫一通
置坐側
崔實矯一
時之枉
朱穆爲冀
州刺史

劉陶上書
訟穆

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天子所乘之駕。其銜四牡大牲。橫犇皇路大路。險傾。方將

拑以木。勒馬轡。鞮束也。輶舟。以救之。豈暇鳴和鸞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清節

奏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鳴。鳴。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見本。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

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今山東。仲長複。統嘗見其書。歎曰。凡

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實病其寬。何哉。蓋我世之君。率多柔

仁恩所蓋。止於目前。發究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實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飢。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

左校。致。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民飢。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

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

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見本

上卷。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

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吸。則令平。伊顏伊尹。化爲桀跖夏桀盜跖。而

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